

國際

第

2/51

中日戰後

世界經濟動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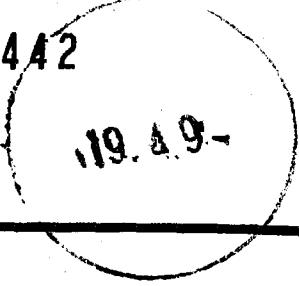
歐陽輝編

F  
3

1231 419442



2 018 4884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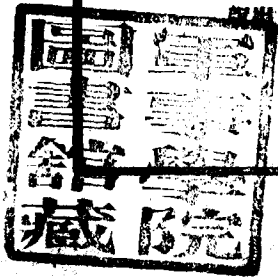
19.4.9.

後季戰日中  
態動濟經界世



華中書院圖書館  
421.34  
書號 7779  
C1  
03116  
年 月 日入館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中日戰後  
世界經濟動態

有·所·權·版

編者 歐陽輝

總經售 光明書局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  
廣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世界書局

香港皇后大道

分銷處 各省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廿日初版發行

每冊實價三角

目次

第一編 世界一般經濟的新危機

世界經濟新危機的開始.....一  
美國經濟危機的發展.....九  
德國經濟和社會的危機.....一六  
瀕於崩潰的德國經濟.....二〇  
意大利的經濟危機.....二五

第二編 日本的泥腿也觸到了經濟的地震

日本的戰時經濟概觀.....二九  
日本對華侵畧及其經濟現狀.....三八  
日本侵華戰爭及其社會經濟危機.....四三

日本在中國之侵畧及其經濟狀況	五〇
戰後日本的通貨膨脹	五六
日本經濟資源的脆弱性	五九
日本經濟的悲劇	六〇
日本的經濟及其對外貿易	六二

### 第三編 抗戰後中國經濟的動態

抗戰後中國經濟的動態	六九
抗戰期中的經濟政策	七八
戰時經濟建設問題	八一
戰時財政經濟的基本問題	八五
抗戰過程中的經濟危機與解救	九〇
外匯統制以後的中國經濟動態	一〇〇
最近敵我兩國財政經濟力量消長的對比	一〇六

## 第四編 蘇聯經濟在邁進中

最近蘇聯經濟全貌·····	一〇八
蘇聯工業的邁進·····	一一七
蘇聯集體農場五年來的發展·····	一二一

## 前記

當歐洲大戰的時期，德國曾有一句極刺目的戰時標語，說：錢彈和鋼彈一樣，可以置敵人於死地。錢即是彈，這樣說法，自然是非常明晰而且正確的。若果再擴大範圍來說，那麼經濟即是藥彈，這句話就更切於實際，這是毫無疑義的。戰時經濟的重要性及其意義，經濟在戰爭中所發揮的力量，都可以從這裡看得出來。

世界經濟的新危機，據蘇聯第一個經濟學家瓦爾加(E. Varga)的分析，是去年十一月以來就開始存在，一直發展到現在，危機是一步步深入了，特別是表現在資本主義美國的身上。

但這種危機不只是限於美國的經濟圈內，也不只是停滯在目前的狀態而毫無發展和變化的，從美國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的半年間，世界各國都已經深切地蒙受着影響，而發生着幾乎完全一致的危機。美國經濟的新危機，影響了整個歐羅巴，即最直接影响到鐵和鋼的生產；影響了農業和殖民地國家的經濟生活，即最直接影响到原料品的價格的慘跌。至於需要戰爭以及從事侵略戰爭的法西斯帝國——如德·日·意諸國——的經濟，自亦逃不了新經濟危機的襲擊。這中間，日本所受的影響，尤其明顯，例如佔日

本出口品中最主位的絲，原以美國為主要市場，而現在因美國自身的遭到危機，其購買力的低減，就成爲了勢所必至的事實。對於德國的打擊，比對於日本的打擊，或許在許多方面還更猛烈得多。倘若經濟是戰爭的原素這句話是不錯的，那麼，它跟我們抗戰中的中國的關係，也就極堪注目。

由於以上所說，我們就不能不把世界經濟問題跟中國抗戰建國事業配合起來研究和分析。本書不但要供給給你以研究資料，並且完全取正確的經濟專家的觀點，來提示出科學的分析方法的實例。全書共分四編：第一編，說明了世界經濟新危機的開始，發展及其趨向；並述及德意兩國的崩潰途中的經濟現狀。第二編，就把遠東法西斯國家——日本——的經濟的恐慌和困難，盡量地作全面的暴露，使我們得以認識敵人非死於經濟苦難中不可，非死於中國戰火中不可的真理，使我們得以理解我們所以能够從經濟上爭取最後勝利的途徑。第三編，說述了中國在抗戰後的經濟上的變化以及解決某些困難問題的方案。最後，我們不能不畧述作爲中國之友的蘇聯的經濟的邁進，從它最近的一般經濟發展形勢到工業和農業各部門的生產狀況。

從經濟上估計戰爭，從戰爭中估計經濟，乃是我們目前的主要課題。這部書就正可適合這時代的參考的需要。

編者 九，五，一九三八。



## 世界經濟新危機的開始

新經濟危機在美國爆發了！目前可以應用的統計資料尙未能十分確定這個危機的性質，許多脫兆指示牠是一個真真的大危機的開始和一九二九年一樣，牠將蔓延到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在眼前這個危機或者只限於美國，或者僅是短期的中間性的危機的開始，好比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七年的例子。以下重要的因素說明我們已經遇到新的真真的危機的爆發：上一次的經濟危機距今已經八年了，近百年來資本主義的歷史，指明循環的經濟危機每七年至十一年重復一次。在帝國主義的階段，特別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階段，循環的週期有縮短的趨勢。鋼鐵生產的驟落，指出未來的危機是真真的危機。鋼鐵工業的生產力在八月（註）的最後一週被利用了百分之八十四，在十一月的中旬則僅被利用了百分之三十六。在兩個半月之間，鋼鐵的生產尙不止降低了一半。下瀉的速率遠過於一九二九年。危機爆發的時期。當時鋼鐵生產跌到一半計須十六個月，從一九二九年六月到一九三〇年十月。縱在一九三一年，各鋼鐵工廠平均尙利用了百分之三十八的生產力，那就是說，在兩年危機之後，利用的程度猶大於目前。這次鋼鐵生產的暴跌表

示危機已侵襲了整個第一部門，即生產工具的生產。股票價格的狂跌又指明真正的危機一觸即發。依慣例，股票價格的跌落常發生於生產衰落之前。

工業股票指數表

一九二九年	最高點	三六四·九
一九三二年	最低點	四六·二
一九三七年	最高點(三月十日)	一九四·〇
一九三七年	(十一月六日)	一二五·〇

但是這些數字對於物價實際的漲落，表示一種歪曲的意義，因為美圓的金含量在一九三三年已經貶低了百分之四十。如果我們把現在的股票價格依舊金圓的價值來計算，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數字。

一九三七年	最高點(三月十日)	一一六
一九三七年	(十一月六日)	七五

世界著名的大企業的股票在交易所的跌價更明顯的昭示交易所風潮的尖銳性。像這樣嚴重的交易所風潮表示我們不僅臨到中間性的危機。

截至十月二十五日為止，股東因價格的跌落，所受名義上的損失不下二百五十萬萬

元，等於美國全國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見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五日紐約先鋒論壇報）。自然從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損失完全是虛假的。美國實際的國富絕不為股票價格的下瀉所影響。然而這並不是說國民經濟不受影響。許多人因交易所風潮而破產，其餘的人緊縮他們的用度到最低限度，因此商品的銷路跌得更利害。交易所風潮打銷一切發動新企業以及其他的企圖。

自然美國資產階級的報紙正忙於援引許多理由證明在目前像一九二九年大危機的前提並不存在。這些理由時：

（一）黃金市場沒有緊張的空氣；利息很低，（二）商品沒有大量的堆積，（三）生產量按人口計劃比一九二九年的最高點要低得多。

這些理由都有破綻，他們根本錯誤是：他們抹殺了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階段為工商循環的變態。各種借貸資本的過剩僅反映固定資本的週期性的過剩，資本家不能充分利用一切的東西甚至於現有的生產工具。

關於商品的堆積，各種統計均發表太晚，最近最全的數字是八月份的。這些數字指出在過去幾個月內，上升的趨勢縱低於一九二九年危機爆發的前夜，無論如何要比一年以前高得多。

存貨指數表（一九三三——二五年——一〇〇）

	總指數	工業品	原料	金屬	化學品
一九三六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一三	九三	一二二
八月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一三	九三	一二二
一九三七年					
五月	九九	一〇七	九三	七〇	一四四
八月	一一四	一一〇	一一六	一二五	一四五

我們可以看出商品的堆積從五月到八月逐漸增加而到了八月則已遠過於一年以前了。

這一次危機爆發以前，商品堆積比較上不算太多，那是因為美國的資本家自從受了一九二九年的大打擊以來，老是担憂的危機的爆發。

在這裏，我們必須指出美國的資本家為尋求他們商品的市場起見，從一九三六年以來曾經按分期付款辦法以大量貨物售予日本，其數量遠超于 一九二九年。

在美國，按分期付款辦法售出的商品（房產不在內）的價值是：

- 一九二九年 五〇萬萬元
- 一九三二年 八五萬萬元

一九三六年 九〇萬萬元

依分期付款辦法而售出的傢具，廚房用具，汽車，衣服等等商品的價值竟達九十萬萬元，這在經濟上有什麼意義呢？

這就是說：這些商品的需要，事實上並不存在。資本家在以貨物賒給消費者的時候，抵押了他們未來的收入。不錯，貨物是已經出脫了，但是款可沒有付清。如果資本家不肯賒賬，這些貨物仍舊堆在棧房裏。從危機爆發的先決條件已經成熟的觀點看來，賒出的商品堆積的商品有同樣的作用。

最後的理由說：真正危機的先決條件並不存在因為生產量按美國人口計算尚未達一九二九年的水準，這是不折不扣的詭辯。從資本主義向上發展時期所引申的理由不能適用於總危機的時期。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正企圖利用這個危機來壓迫羅斯福。大資本家的報紙天天不斷的宣傳說，羅斯福的抽稅辦法，尤其是對於合股公司尚未分配的利潤的抽稅辦法，是危機的原因，因為生產所賺的利潤尚不足抵付這樣的重稅。這不用說是濫頭撒尾的撒謊。

總而言之，我們相信我們已經臨到新的真正危機的爆發，並且生產物和股票價格的跌落已經超過了幾個月以內可以克服的中間性的危機。我們不應忘記美國以及全世界資

本主義的地位，與一九二七年迥然不同，在那個時候，相對穩定是存在的，美國資產階級是樂觀的，他們相信繁榮是永久的。……他們儘有伸縮的能力來克服中間性危機挫折。

今天，階級間的衝突與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是空前地尖銳化。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類已捲入戰爭的漩渦。爲着大批的失業，巨大的預算不平衡與海外投資的大量損失，美國資產階級的樂觀已爲極度悲觀，長期對於危機的憂慮所代替。無論政府採取任何步驟來支持物價與股票價格，美國資本主義已經沒有伸縮的能力在短時期內克服已經發生的嚴重逆轉或阻止這個逆轉惡化爲真正的危機。

在美國，在最富足的資本主義國家，新危機的爆發完全證實了「長期蕭條」的理論。在這個剛剛結束的週期以內，美國的工業生產在任何月份都達不到上一週期的最高點。這個事實是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是空前的。

聯邦準備委員會指數：（一九二三——二五年——一〇〇）

（最高點一九二九年五月）

（最高點一九三七年三月至五月）

（最高點一九三七年九月）

由此可見，在這個商業循環的週期內，美國談不上復興與繁榮，照繁榮的原義來說，生產的最高峯比上一週期要高出四分之一以上。美國的特種蕭條並沒有走上正常的經濟繁榮。

毫無疑問的，美國的危機將引起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在戰爭狀態中的國家不在此例）。照理，這個危機應開始於日本或英國因為這些國家在美國之前早已渡過一九二九年危機的最低點。但是在這些國家，龐大的軍備支出造成了畸形的市場擴大，延緩了危機的爆發。然而在英國，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危機迫近的朕兆：建築事業的衰落，重工業定貨單的減少，物價的狂跌與股票價格的慘落。現週期資本主義國家的景氣曲線的上升在瑞典或者是最正常的，惟目前的局勢似乎也趨逆轉。十一月十三日祖利克新聞報（neue Züricher Zeitung）的斯德哥爾摩（Stockholm）通訊員報告：

「現在瑞典鐵工業的僱員人數已越過頂點。因為購買者不踴躍，工廠所收的定貨單已減少，本週碾壓工廠已第一次迫不得已從最低的定價每担再減五十克朗（Crown）到每噸二百八十克朗的價格。過去廢鐵的危機已突變為過剩。

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發出類似的報告。自然，美國的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地位更趨惡化，並且加速了其他各國危機的爆發。

這是很明顯的，新的國際經濟危機快要到來了。(瓦爾加)  
(註)本文一切月份凡未標明某年者均指一九三七年



## 美國經濟危機的發展

最近的美國消息完全證明了那裏真正的生產過剩的危機已經來到了。而且這次是「大的」危機，並不是如一九二四年或一九二七年的過渡危機。

聯邦準備局（註）的工業生產指數（以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年為一〇〇）已由本年五月的一一八降至九月的一一一，十月的一〇三與十一月的九五（根據初步的統計）。雖然十一月的數目字並不是最後的，但是已可明顯看出生產之低落已比本年最高點低百分之二〇以上。換言之就是危機在目前已比前世紀一般的危機深刻得多了。

（註）美國銀行系統的領導機關

比較這些每月的數目字還要明顯的就是以下每週的指數，此等指數，已把危機的全部尖銳性完全表現出來了：

紐約泰晤士報	鋼鐵工業生	鐵路的載運量
計算的生產積	產力使用的	（單位——千
極性的指數	百分數	輛列車）

九月四日	一〇九，三	七一，六	八〇五
十月二日	一〇三，五	六六，一	八四七
十一月六日	九三，五	四一，〇	七三二
十一月十三日	九〇，五	三六，四	六九〇
十一月廿日	八九，五	三一，〇	六四七
十一月廿七日	——	二九，六	五五八
十二月三日	——	二七，五	——

在這些事實的映象之下，美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刊物對於現狀之估計已經切實改變了。

九月二十四日布萊特 (E. Brett) 教授在分析雜誌上發表一文還企圖證明恐慌在目下是不可能的，因為自從一九二九年以來並沒有充分的革新固定資本。在十一月中旬，銀行家埃爾斯 (美國銀行家中的「學者」) 幾年以前美國報紙曾盛稱他是發現固定資本在週期發展中之作用的人物，還說「現在所說的並不是關於新的蕭條，而是關於高漲階段——代替一九二九年以後美國的蕭條的階段——的休息問題。」

自從危機加深以後許多專家的估計就帶着更加悲觀的性質。例如分析雜誌的主編愛

爾蘇特於十一月十九日在社論中寫道：「目下的低落是否比一九二四年強些，還是弱些，現在已不成問題了。目下的低落日見類似一九二一年的低落，而不似一九二四年的停滯。」由此可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在目下已經要把現在的危機與一九二四——一九二一年的危機——真正很大的危機比擬了。

美國的金融資本正在利用危機，一方面嚴重打擊政府，另一方面打擊勞工階級。有若干的象徵表示一部分大資產階級在現在所執行的政策是與一九二九年不同的。那時福佛與金融寡頭的領導上層的企圖是在於採取各種辦法如社會工程個別職業的新的基本投資等等來減弱危機。彼時資產階級企圖儘可能的阻止失業之增長。可是這些辦法並未達到他們的目的，而且只使危機更加延長了。

現在的情況是不同的。一部份金融寡頭在利用危機，以便立刻把大批的工人羣衆拋到街上去，使狀況惡化。他們用這種手段，追求一定的目的：逼迫羅斯福改變不久以前才通過的賦稅法令。其次，資產階級想在勞動市場上造成一種狀況，使他能够取銷工人產業工會所達到的要求，在重工業中，（汽車工業亦在內，惟福特除外）承認工會並與工人締結集體合同。

資產階級報紙很公開的說：一部分美國金融資本採取使危機惡化的手段。例如紐約

泰晤士報於十一月廿三日在一個通訊中寫道：「大小資本的罷工——橡皮總公司耐爾說——是表現目下美國經營事業的條件「是不固定和不滿意的」……高度的捐稅，由於在工人中的鼓動，成本與一切條件之巨大冒險和不定便是資本罷工的原因。」

由於美國一部分大資產階級採取這種政策，大批的失業正在飛快的增長。目下美國工人的狀況要比一九二九年危機的初期嚴重得多。

根據美國勞動聯合會的統計：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失業者總共只有六一四〇〇〇人。這種數字自然是縮小了的。但據同一機關的材料：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美國已有八·五五二·〇〇〇失業工人。從那時以後，失業工人更加增長。在最近兩個月中，又有一百萬以上的工人被拋到街上，另一百萬工人轉變為縮小工作週。在年底美國的失業工人無疑的要超過千萬以上。

很明顯的，資本巨頭正利用工人市場狀況之惡化，以便惡化勞動條件，首先拒絕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滿期以後，再與產業工會續訂集體合同。在這種環境下，美國職工運動的分裂，對於工人階級將有最嚴重的結果。因此美國共產黨在其保護工人階級反對資本進攻的綱領中，特別着重指出造成職工運動的統一，乃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務之一。

美國危機之到來無疑的要加速歐洲各國危機之到來，危機的先決條件在歐洲各國多已已經成熟了。這些先決條件，在所有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內都是有的。一九三七年原料價格之銳降與交易所股票價格之不斷低落，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關於生產量的統計材料，現在所有的只有九月。在若干國家內，（意大利，荷蘭，比利時，捷克斯拉夫）九月份的工業生產已經低於過去幾月。但是現在還不能一定的說這是否就是如美國一樣的生產過剩危機之開端，還是僅為過渡性質的低落。

可以推定在歐洲危機將首先開始於瑞典，芬蘭，挪威，英國這類國家。正是這些國家在現在過期的過程中已經大大的超過了一九二九年的水準。另一方面，這些國家與世界市場有密切的關係。美國危機之到來就要把各種商品首先是鐵，鋼，廢金屬，機器等等拋到世界市場上，而且價格比較歐洲加特兒的價格要低得多。這必然的要造成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過剩。

這些國家之低落已經開始了。例如英國工業生產的指數在一九三七年第三季已比前一季降低了百分之三。在最近幾個月，可以說是英國近幾年以來失業工人增長最快的時候。在九月增加了三〇〇〇〇人，在十月增加了五一〇〇〇人，在十一月增加了一〇九〇〇〇人。

其次值得注意的，英國大資產階級的領導代表——瑪克康那，拜爾弗爾以及首相張伯倫在近幾週內已經覺得關於英國的經濟狀況需要作樂觀的聲明，以便安定人心。現在進行的大規模的英國武裝對於市場自然有極大的幫助。但是建築業之低落，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競爭之增長，由於戰爭，中日銷售市場幾乎完全消失，——所有這些因素都足以加緊危機。

由瑞典來的消息已謂該國五金工業之高度景氣已經終結了。對於鋼之需要已經少於所生產的，鋼價格已經立刻降低了百分之一五。

在歐洲其他國家中受美國危機首先影響的就是德國。固然德國對美之輸出在近幾年來並不大，沒有超過輸出總數的百分之六。但另外一方面，美國在世界市場之競爭，對於德國的輸出却有很大的意義。美國輸出的商品正與德國相同——金屬製造品，機器，電氣用品等等。而且美國資本可以用借貸形式出賣商品，但德國資本只能有極少的借貸，因為法西斯德國已將其全部現金用於購買武裝的原料。

美國危機之影響對於日本特別尖銳。大家知道日本輸出的基本商品之一就是絲。美國差不多要購買日本出口絲的百分之九〇。由於危機之發展，美國對於絲品之需要自然已經尖銳降低了。其次日本出口的其他物品——腳踏車，照像機，電料等等亦將在世界

市場上遇到美國的猛烈競爭，日本貿易的平衡既無此種原因也是很很不利。在最近幾個月，日本送入美國之黃金每週均在幾百萬元以上。因此由於美國之危機，日本的嚴重經濟狀況是更加厲害了。

危機對於農業與殖民地國家更給予特別嚴重的打擊。食品與殖民地原料價格之大大繼續降低，就使資本主義的農業國家與工業國家的不平衡的交換更加厲害。這就是說殖民地國家將更受帝國主義列強獨佔資本的掠奪，後者對於輸出到殖民地的商品總是維持着以前的高度價格。

正在到來的危機又給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大眾許多新的重担與貧困。同時工農大眾所受一九二九年以後危機之貧困還遠遠沒有復元，現在危機之打擊自然更加嚴重了。

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衰落的現象基礎上，在蘇聯已經勝利的社會主義更加表露一切偉大的優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永遠消滅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與失業的威脅。社會主義在歷史上首先使勞動大眾對於明天能有堅定的信心。因



## 德國經濟和社會的危機

讀者應注意到德國經濟和社會情形。

首先使人注意的，是在那種制度下的生活情形。國社黨的經濟是戰時的，無限地統制着監督着私人的經濟。由是全國政治當局和各國家力量有關當局間的均衡被衝破，對於支持均衡的意志的衝突益甚。

國社黨政府欲避免和魏馬民治制度的困難生活下的大經濟集團相衝突，以便加緊擴張軍備。然則這是和戰前一樣，或者更甚，軍備競爭沒有終止的時期，隣國也在擴張軍備哩。欲維持這樣競爭，也應有財政的無限能力方可。由是納粹黨用他的通貨膨脹的方任意擴充信用。爲限制可能通貨膨脹起見，不得不隨處施行強制政策。監督滙兌，監督國際貿易，監督國內和國外所有的國家經濟；不得不極端限制輸入和消除國外債務。這樣物價就不會支配生產了。在農業計劃上，政府規定物價採供給和需要而定。在工業計劃上則反是，供給與需要則視物價而定了。統制信用是以允許和禁止授權爲務的。所有生產都在手裏。這個機械，起初是要有彈性的，以後變爲嚴竣的，公事式的而有



不動的傾向了。爲避免趨於共產主義起見，據精神銳敏者的觀察，反自投到共產主義本身裏去。而第三德國就做庸人自擾了！各商店因政府的監督日以填寫表格爲務。這是國家社會主義所有的權力和弱點。在被納粹黨嚴密監視下的德國企業的技术經理和一個蘇維埃企業經理當中，只有一個分別了，這就是他並不是政府的公務員罷。德國社會集團的原素已被牽引到像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漩渦裏去了。德人對於表面的凝聚力和在外部產生的結果表示滿意，而內心則是深爲憂慮啊。

五年來德國農業有了相當的進步，而在人口衆多的城市的力量因失業而沒有勇氣的被農業方面吸引去了，這是真的。可是繼承法的執行，得到一個相反的效果。沒有工作的青年都回到都市去了。——（譯者按：國社黨欲使農村基礎穩固，實行繼承法，所有一定的土地都由長子繼承，不能賣出或作抵押。）——由此而組織的工作營現在每年集合到五十萬的青年，費用大而效力微。何況在各觀點上，所受痛苦的仍是農民大衆哩，農民同業公會是存在的，而且每年在戈斯那耳開會，可是結果只有聽見訴苦啊。這是在農業計劃上，經濟強制最厲害。農民所受的獨裁比工業或工人尤爲苛刻。他沒有產業，工作方法，物價，收穫，銷路等的自由。這些都是事先規定的。他降到做政府的工人的地步了。

有人相信土豪地主們喜歡嗎？一定的，他們並沒有被打倒。土地沒有分配過而且有五百公頃以上的大地主。但是有人推想農業部長達理氏的演說，使他們滿意嗎？他說日耳曼的農民不是一個遊牧民族的鬥士，而是一個「農人——士兵」。

德國大企業的經理，僱員，工人也有不適意的地方嗎？一定的，多數業主已變為管理員了，已沒有管到市場和工人談判的權利了。他們只好領着人家給他們的乾薪。可是廠主們已用半官性質的回憶錄表示他們的不滿了。政府所給他的權限是重振軍備。然則他們曉得這種權限對於公衆是沒有利益的。依據四年計劃和戈林才組成的冶金工業，他們恐怕把他們的企業日趨於國有化。國內債券在他們的金庫裏集中而不知道真正的價值。政府令他們保留着或把這些債券改爲長期公債，或用方法改頭換面受損失不資。沒有人對通貨膨脹再加遲疑的了。也沒有人希望國際貿易的復興，所以也不希望重新建立已受威脅的和平。

僱員和工人的地位怎樣，更難曉得了。一九三三年因失業而生的失望大部份已消除了。人已斷定可以得到工作而所獲的代價便是以挖肉補瘡的辦法去減低工資，而政府所加重重的負擔又不少。消閒的組織是慈善的事實，若說國社黨制度對大衆的負擔沒有減輕是不合理的。此外工時的增加工資的嚴格限制，工會自由的消滅，失業大數目的維持

等，都是不悅服的因素。社會黨的核心和共產黨的小組織日漸擴展起來，他們的活躍對納粹制度是最嚴重，最爲危險而爲通常人所不相信的。罷工風潮的發生而不爲人知道，且馬上壓制下去。有人確證造船廠工人已爲極左派宣傳所達了，而納粹的調查者對於某港和某某區已不敢輕於冒險前往了。此外討錢隨處都有，而乞丐的生涯變爲政府專有職業，無疑的，這是以任何代價去保留存貨罷。

現在談到手工業界了。這也爲軍事工業的威脅，熟練工人缺乏了，小商業界說軍事工業對他們沒有一點好處，而且在重稅下掙扎着。

總之第三德國保留着日耳曼集體組織的三大原素：舊有統治階級和寡頭政治階級（五十萬人），中產階級（約三千萬人）和普羅階級（亦約三千萬人）。她能够曉得區域三個階級在她的組織系統裏吸引着。可是在秩序的幕後危機四伏，而在這三個社會區域裏互相排擠的潮流，也日漸增長起來啊。

（梵曼爾）

## 瀕於崩潰的德國經濟

「第三帝國」的無微不至的外交活動，絕不能掩蓋着那個由於瘋狂的軍備擴張及法西斯經濟政策全盤所引起的德國經濟的巨大的創傷。和意大利遙相呼應的退出國聯的恫嚇，以及要成立一個法西斯的政治經濟的聯盟（德國將在這聯盟裏起領導的作用）以與國聯相對抗的那種威脅，都欺騙不了任何熟悉第三帝國的真相的人。

德國現在的局勢是這樣：那想使德國在原料上「獨立」的「四年計劃」的第一年已經把德國的經濟資源搜括得山窮水絕，把德國的經濟弄到淪於崩潰之域了。

而且德國不得不在那日益迫近的新的世界經濟恐慌的面前執行它那有名的「四年計劃」的政策，這事實更使局勢嚴重了起來。雖然法西斯的報紙奉命宣揚，德國的經濟是脫離了世界經濟而「獨立」地發展着，但是德國的工商界對於目前德國經濟的景况却日益惶慮了起來。德國最優秀的經濟專家之一的沙赫脫，因不願分担法西斯冒險的經濟政策的危險而辭去了經濟領袖的職位，這不是偶然的。雖然法西斯的報紙很多次聲稱，現在世界市場上物價降落的現象完全「有利」於德國，但和沙赫脫（德國銀行的總裁）有

密切關係的日報「德國人民經濟報」最近却發表了這樣的言論：

「假使光爲了我們能更低廉地買得原料和食糧，就歡迎世界經濟情形之惡化，那未免是太不加思索的說法。要常常顧慮到我們輸出入貿易的對比，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世界貿易活潑，我們的輸出增加，那麼原料的價格即使高一些，我們也充分負擔得起的。世界市場上的物價是時常有漲落，只要手段靈敏，在有利的條件下購買各種必需的貨物，還是可能的。要是現在的市面衰落發展而成市場停滯，那麼各工業國間的輸出競爭必將愈趨激烈了。照例，任何國家都將以低於生產價值的價格出賣貨物了。但是，我們應該記住，那些放棄了金本位的國家仍將比德國享受更多的利益。」

所以，有一件事是完全明白的，這就是：爲了要在迫近眉睫的世界經濟恐慌之下來進行它的擴充軍備計劃，德國不得不努力保持它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甚至比現在還要更頑強地幹下去。在它現在這樣的枯竭的經濟情形之下，德國是否能夠經得起這爭奪世界市場的劇烈鬥爭，以及它是否能夠沒有外力的援助而完成它龐大的軍備計劃，都是很成問題的。

從經濟資源這方面來看，德國，因狂熱的軍備競爭的極度消耗，現在是比法西斯統治的第一年更貧弱了。在這種情況之下，無怪德國的工商界要帶着驚惶的神情注視着世

界經濟寒暑表的下降了。這些工商業者十分明白，現在在美國日趨成熟的生產過剩的危機，將使德國比歐洲其他各國首先受其影響。

現在祇達一九二九年的三分之一的德國輸出貿易，勢將在世界市場上遭遇到美國的劇烈戰爭，而輸出貿易却正是德國購買軍需原料的最主要的貨幣來源。美國可以用賒賬的辦法來銷售貨物，但德國只能在極有限的數額上容許人家賒賬。加之，德國和美國所輸出的都是同樣的物品：機械，電氣用品，五金材料等等。

如果法西斯的德國，因世界市場的不安（這種不安是在美國已經開始了的經濟恐慌的結果）而不能在擴張輸出上有所打算，那末德國想尋找新的國內的資材來彌補它輸出貿易上收入的減少，藉以完成它的龐大的備戰計劃，這種可能是更少了。照「新瑞利報」的估計，至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為止，德國銀行已經發行了價值一百二十六萬萬馬克的特種戰爭公債。而且，除了發行特種公債以外，還厲行增稅，因此而搜括了數萬萬馬克。德國的直接稅從一九三三——三四年度的六十八萬萬馬克增加到了一九三七——三八年度的一百十四萬萬馬克。除了正稅以外，還有許多變相的但和正稅一樣地有強制性的捐稅，採取着「冬賑」捐款以及其他類似的徵募的形式。依照上述報紙的記載，從一九三三年三月到一九三七年九月，所增的稅款共達一百五十六萬萬之多。這鉅款的捐稅

說明了德國人民被法西斯蒂掠奪到了怎樣驚人的程度，法西斯蒂現在所加於人民頭上的捐稅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七。

「德國人民經濟報」最近說：來年（一九三八年）再要想增加捐稅是不可能的了，因為已經到達了「限度」了。這報紙主張，在國家開支上不能加以緊縮的問題，也要像增稅問題那樣被熱烈注意才好。換句話說，該報已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現在德國的軍備擴張已經超出了它的力量。

德國法西斯蒂現在只有一條路，這就是：印發更多的紙幣而從隱蔽的通貨膨脹達到公然的通貨膨脹。但是這無異於公開承認了財政的破產，而且這樣的通貨膨脹是孕育着嚴重的社會糾紛的危險的。爲了避免這，德國法西斯蒂現在正致力於獲得英國的財政援助，因爲沒有外來的相當援助，單靠它自己的資源德國是不能完成它的軍備計劃的。

「四年計劃」的最主要任務之一是保證德國在自己國內能得到鐵的供給，在這個問題的解決上，最近已發覺須加以本質的變更了，這是很可注意的。大家都知道，在八月裏，德國曾設了一個國家的股份公司，想在兩年的時間內發展大規模的開採派拉蒂耐（Palatinat）威斯法利亞（Westphalia）以及其他地方的鐵礦。它打算化上幾千萬馬克以期獲得最迅速的效果，它預計，這計劃一完成，德國鋼鐵的產量在一九三八年底將從一

九三六年的一千八百八十萬噸增加到二千四百萬噸。但是現在，據「鋼與鐵」這雜誌所載，這計劃已經變更了。在四年期限之末，即是說在一九四〇年底，計劃了的四個企業之中只有一個能夠開始工作。其他的三個已經延期建築了。因此，德國所需要的鐵礦能像以前一樣從國外輸入進來。

法西斯的報紙大吹其牛，說是紡織工業所需要的原料供給問題，已經被代用品解決了。但是現在我們看出了，採用代用品以作紡織工業的原料的實驗已得到了負的效果，因此德國的化學家現在正在研究從乳酪和魚製造出人造的纖維來！

在對外貿易上，軍備競爭也給了德國經濟嚴重的打擊。因為原料的缺乏，德國工業不得不把它的輸出減到了日趨減少程度，去年（一九三六年）德國的出超達五萬五千萬馬克。但是今年（一九三七年）九個月的對外貿易，和去年比起來，顯示了出超的減少。在一九三七年告終的現在，「第三帝國」的經濟狀況是慘淡不堪。這正是德國法蘭西主義在過去五年中所執行的狂妄的戰爭政策的結果。

（卡加利諾夫）



## 意大利的經濟危機

當一九三五年初，已經決定進攻阿比西尼亞戰爭的時候，意大利法西斯蒂便走上自給自養的道路了。一方面，對制裁的恐懼，對外貿易損額的增加，大量現金存備的缺乏；另一方面，經濟的危機，逼使法西斯蒂政府不得不統制產業，限制輸入，設法增加出口貨，企圖擴大本國的生產。

但是所謂「自給自養的產業」必需各種土產的資源。但是意大利是沒有這種的資源的。爲了不輸入食糧，每年至少限度必須有相當的收穫，一九三五年的收穫量是七百七十萬噸，一九三六年是八百多萬噸。但是一九三七年的收穫很不好，不到六百十萬噸。只得又在外國買許多麵麥。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曾輸入一百十萬噸。這花了十萬萬里爾。爲使意大利能够用自己的肉，供給自己吃，必須激增阿比西尼亞的家畜。這方面的前途，在意大利本國，是極端黯淡的。增加家畜，再沒有可能了。

我們再論到工業自給自養的前途。原料貧乏得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家，是很少的。法西斯蒂當局很明白這一點。不錯，他們因爲得以把鉛的生產從一九三〇年的二萬四千噸

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五萬噸，輸入從一九三五年的三萬噸減到一九三六年的九千噸，曾經大吹特吹過。但是增加亞鉛的生產，却因意大利的貧乏資源，沒有什麼成績。亞鉛的出品，不夠消費的一半。鋼鐵的需要百分之六十是靠輸入的。其他各種原料和燃料，幾乎完全是依靠輸入。關於這一點，錫，鎳，銅，煤油，木材和煤都包括在內。棉花百分之百的消費是輸入的，獸毛百分之八十是輸入的。

意大利能不能製造代用品？它已經着手做。它學法西斯蒂德國的樣，企圖發展人造絲的生產。用酪素製造人造獸毛「拉尼達爾」。今年曾塵囂一時。但是意大利連製造代用品的原料都沒有。在阿里普和阿畢寧種植森林已經幾十年了，但是值到現在還得從加拿大和斯干的那瓦半島輸入大批紙張。假使能够把家畜的量數激增，才能有酪素。意大利的人造橡膠和德國的有同樣缺點，並且花錢更多，在意大利製造更加困難。用煤提煉的煤油，一九三七年只夠消費的百分之八。但是用煤提煉煤油，需要煤，石煤或者礦煤，但石煤一點也沒有，礦煤的藏量少得可憐。

這一切是說明：意大利沒有力量進行「自給自養的產業」。

意大利企圖走另一條路。它可以減縮現成製造品或半製品的輸入，發展複製入口原本原料的工業。

但是又發生了新的問題——財政問題。爲建立複製的工業，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本。然而意大利的財政却處在可哭的地步。私人的和國家的資財都不够。意大利工業的定期收入，在自給自養的政策影響下之減低着。出品的成本，因捐稅，戰費，軍備的增高而增高着。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預算虧空七十萬里爾。爲了彌補虧空，政府連把股份公司的資本都課稅了。

即使是爲了平衡平常的預算，政府也感受着極大的困難。非常支出會引起怎樣的困難呢？七月二十一日所通過發展「意屬東非」的六年計劃，預備借款一百二十萬里爾。除此之外，還得增加：第一，爲彌補平常殖民地預算，每年要獎勵資金十萬萬里爾；第二，在阿比西尼亞建造鐵路需要二千萬里爾獎勵資金（每年十萬里爾）。這些數目只有發行公債才能籌劃得出。所有金錢的來源都枯竭了。攔在意大利面前的深淵，大家都快看見了。

爲開發阿比西尼亞及爲進行自養政策而發行的公債的銷費，靠意大利積聚資本的微小能力是不能滿足的。資本已不是藉積聚而獲得，而是依靠人民生活的消費了。但是意大利法西斯蒂會把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什麼程度呢？這個問題從經濟直接轉到政治上去。

開拓殖民地 and 自給自養的兩種政策把過度的重担加在國民經濟身上並且把意大利的錢幣制度放到極度危機的面前。一九三七年前八個月的對外貿易虧空四十萬萬里爾，大概全年有五六十萬萬里爾虧虛。所謂「無形輸出」一項只可以減少對外貿易的有形虧空，不到一半。這樣說來，入口貨超過出口貨的虧額是非常大的。這個數目只有或用輸出現金，或用借貸外債的方法才能彌補。但是借外債是沒有希望的。在現今國際形勢之下，倫敦和紐約絕少借錢給意大利的傾向，而那些和意大利維持着友誼關係的幾個國家，本身便需要外債。金準備並不大：總共只有四五十萬萬里爾。幾乎連保障錢幣的流通都不够。

(勞凡利)

## 日本的戰時經濟概觀

在半年前日本開始武裝侵畧中國以前，所謂「戰前經濟」和「半戰爭狀況經濟」，便已成爲日本經濟很平常很適當的特徵了。

日本右派黨徒，爲準備於東亞作大規模的掠奪戰，在進攻中國之前好多年便已經着手把日本經濟轉移到戰時軌道上去。無數的法令以及日本政府對各種國民經濟部門的廣泛的干涉，其主要目的就是使國家的經濟服從日本軍事當局的支配。他的主要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工業方面，但也注意到顯然具有軍事戰畧意義的其他經濟部門（如鐵路運輸，造船，對外貿易及其他）的發展。最近日本在個別的区域裏舉行所謂試驗的「經濟」動員。軍火工業的加強，非但以戰戰兢兢的速度進行擴大海陸軍兵工廠的方法，並且把有關的私人企業也轉移至半軍事狀態。

日本軍閥本來只以爲在華的戰事活動，是一個短期的討伐戰，但中國民衆，爲着保衛民族的獨立，已作了頑強的抵抗，結果業已變爲殘酷的長期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只半年工夫，使日本帝國消費浩繁，以至一切的資源都很緊張。半年來日本半戰爭狀態的

經濟已變成真正的戰時經濟了。

議會八月和九月的兩次非常會議把日本政府的措施，搬到立法的根據地上去。議會在上述時期內所採擇的約近十五條的特別法令，幾乎絲毫不加討論的便通過了，牠保障日本軍閥有充分的，干涉國內一切經濟部門和現象的可能。

這方面主要的暴政，是強迫發展重工業。在戰爭之前，重工業方面就不乏所謂「計劃」——什麼五年計劃啊，六年計劃啊，並且還有十三年計劃的。現在都把它們改裝到戰時狀態去了。

九月底所施行的國家統制工業財物法，實際上是給六七種重工業部門造成了吸收新資本的霸佔的狀態。這六七種重工業部門的飛機，造船，造機械，鑄鐵，鑄銅，製鉛，燃料等與軍事供給有密切關係的工業。

另一個基本任務是保障最重要的軍事原料（橡膠，煤油，鐵片，化學品及其他）大批從外國源源輸入，沒有這種原料，不用說不能支持已達到的水平，更不能擴大軍需的生產。

以調整對外貿易「臨時」方策的法令做護符，商工省着手厲行統制日本的入口貨，以戰時經濟的觀點，把一切「非生產」的入口貨完全清除出去。但是爲了把去年三十九

萬萬元日金的總輸入的緊縮去二萬萬至二萬萬五千萬元，結果弄得非嚴厲禁止那些在日本現情下可以算入奢侈品之列的東西（例如雨衣，台布，手套等等），連棉花，皮毛，木材等這些對於日本出口貨是生命綫的東西也被干預到。調整輸出輸入的「臨時」方策，同時就是廣田內閣時即已頒布的滙兌統制法令的發展。依照新法令，滙往外國的自由滙兌，其額數由三萬元日金減至一千元，最後又減少為一百元。

在財政方面，近衛內閣經由議會議決支出總數二十六萬萬元日金的補充經費，並且獲得發行同等數目公債的全權，這樣便維持了他內閣的地位。

這時期除了上述最重要的法令之外，還通過不只在戰時而且也在「事變」時動員軍火工業的法令，這使日本軍閥在這次形式上並未宣佈的戰爭中能把全部與軍事生產彼此有關的工業統制在自己的手下；甚而至於還有取締投機法令，這使制裁物價高漲的警察，在措施上有了藉口，此外，就是統制航業的法令及其他等等。

但是事實上由這些多得無以復加的非常措施所收到的效果，遠不能符合「非常時期」經濟的希望與期待。

無疑，以近衛內閣經濟政策為原則而擬定的增加基本生產效能的大綱，也就是首先要把上述五金，造船，造飛機，造機械等工業生產幾乎要增加兩倍的大綱，業已完全破

產。日本報紙仍像從前一樣的指出鋼鐵業方面有着極大的困難。中國的生鐵佔日本所有進口生鐵的三分之一，這生鐵中國停止輸往日本之後，對於這種工業部門的發展，給予很強烈的影響。五金缺乏表現得愈益明顯，使日本工業各最重要部門的工作，都爲之停滯。所有需要大批或大批五金的民間大建築，都完全停止了。五金的支配完全集中到軍部的手裏。連銀幣的鑄造都停止了，因爲銀也是戰爭上所需要的東西。

造船工業，因極難獲得它所必要的鋼板，也感受着困難。Chuga Slogio 報在十一月裏便指出，「造船業的振興已相當低落。」過了一個月，在十二月二十日的 Japan Chronicle 上也說道，日本造船工業的非常的「振興」，已經告終，定貨的數量也趨激減。十月裏定造的輪船比九月少二十二隻，而十一月以來，連造一隻新船的定貨都沒有。這種困難，該雜誌的意見，是因爲缺乏鋼和五金製造品，建築材料的價格高漲，造新船的資財不足。政府因須運兵運軍火往中國，感着運輸工具的極端需要，所以現在也准許在外國購買舊船了。

甚至於像直接受着軍部援助的飛機製造業的這樣純粹軍事的生產，因爲市場上缺乏流動的資本，沒有熟練的幹部工人及其他等等，也感着極度的困難。一九三七年曾有好幾個創辦新飛機製造公司的計劃提出，但是實際上，正如「東京朝日」報在一九三七年十



一月三日所指出，只成立了一個公司——Sena Hikokial。另一個 Yamato Hikoki Seisaku 公司資本金一千二百萬元日金，還是在七月裏成立的，但是十一月裏六十萬股票中沒有賣出的有十萬股。資本金二千萬元的大日本 Koka Koge 公司也是這樣，六萬股票只找到七千股票的僱主。

那些與軍事給養沒有直接關係的日本工業部門，碰着更大的困難。限制棉花輸入，對於紗布紡織業狀況給予極端不利的影響。爲了「節省」工商省對這一宗輸入所預定的八千萬元日金，只得把棉花的輸入由總輸入部分中減少百分之十，即等於日本國內棉花消費量的百分之二十五。這使紗布紡織業的出品普遍的減縮，並使這種工業部門的許多中小工廠倒閉。日本紡織工業的其他部門如毛織業和絲織業也有這樣情形。第一，正和紗織業一樣，——因原料輸入的激減，第一，因消路的低落。在戰爭的初起幾月，人造絲輸往中國幾乎完全停止，致使這類製造品的價格狂跌：每一百英鎊從七月裏的八十六元五十錢日金到十月裏的七十二元五十錢日金。

日本非軍事工業部門的機械不運用的程度可以作這種工業部門所受生產壓迫的最好證據。去年十二月裏紡紗業中不用的機械，約有百分之五十左右，人造絲業十二月達百分之五十八，紡絲業百分之五十五，報紙百分之五十五，士敏土百分之六十五及其他。

見去年十二月十一日 *Toe Keidaisimpo*)。

與國內困難並行的，是抵制日貨運動的日益擴大，愈加嚴重的使日本不安，抵貨運動的消息日益頑強的從各處傳來，——從中國，從南美各國從英國非洲屬地，從馬萊半島都傳這樣的消息。「讀賣新聞」在巡視各國抵制日貨運動的一文中，很恐惶的指出：巴西的咖啡出口商，哥倫比亞的膠皮商不願租用日本的輪船，真是抵制勢力擴大的明証。這報紙又訴苦道：「在中國，地方商人對於拒絕賣米賣鐵給日本並拒絕買日本貨表現得特別積極。」（見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讀賣新聞。）

一點也不錯，誰都承認愈加堅信，如果像英美荷法這樣的國家對日停止商務關係，那末一定會使日本迅速的走向經濟慘劇，同時並使中國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容易些。誰都知道，日本的對外貿易受上述各國牽掣的程度很高。入口的原料，英國部分佔百分之三十，美國百分之三十二，中國（東北四省不在內）百分之五。六，荷蘭和荷屬印度百分之四，法國和印度支那百分之一。四，總計起來，這五個國家統制着的日本所有入口原料的四分之三。這些國家在日本出口貨中的地位，差不多也是這樣。

日本政府對於入口貨和外匯所施行的限制，並沒有解救日本的危局。這些限制並沒有填補了日本政府耗費在購買軍事原料上的錢幣，軍事原料去年下半年仍是繼續大量的

輸入，也沒有較正已破壞的對外貿易平衡。過去一年的財政年，因此日本在商業上虧空了六萬五千萬元日金的大數目。和一九三六年比較，那時日本商業的貿易額是虧空一萬三千萬元日金，這一次是入口貨對出口貨多付了五倍的多餘支出。但是商業的差額，並不就這樣了事。過去一年間日本的支出差額，就是它的國際財政來往的最終差額是怎樣，是更加重要的。這對於海島帝國的前途，是遠非可喜的。

平時商業差額中的虧額日本大部分是靠所謂「無形」輸出的益額輸來填的，所謂「無形」輸出是航業的收入，投在外國的資本的利息與紅利，幾種其他個別國家自相往來的款項。所以一九三六年日本的商業差額中雖有虧額一萬三千萬元日金，但是在支出差額方面却只有虧額三千六百萬元日金。

一九三七年日本商艦起初是忙於給日本軍火工業運輸原料，後來是忙於運輸軍隊和軍需到中國領土裏去。所以它的總收入去年是一定很低的。日本在華企業的盈利，滙往日本的也一定減少，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軍隊非但使許多中國的，並且外國的企業都毀壞了，日本所投資的企業也在其中，這種日本在華資本的損失約達四萬萬元日金，其中三萬萬餘元日金是在青島，九千四百萬元日金是在上海（見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大美晚報）。照上面所說的情形，日本一九三七年支出差額中的虧額一定要比前年多

好幾倍。

結賬須要付現金，日本去年一年不得已竭力籌集，運出現金四萬萬元日金。爲了「充實」維持——即使是一一些時候——發行紙幣所必要的金準備金八萬萬元日金，不得已把日金的成分幾減低三倍，——從七百五十米厘格蘭姆減到二百九十米厘格蘭姆。照現有的金準備金，日本銀行只有權發行十八萬萬元日金，但是十一月二十日日本銀行便超過這數目了。據 Chugai Sigeo 的估計，截至去年的年底，在外流動的紙幣一定要在二三萬萬元日金之上。該報又指出道：「同時在流動中還感覺現款的不足」（見去年十二月五日該報）。

物值不斷的激增更補充了通貨膨脹典型情形。據日本工商省在日本十三個主要城市調查之後的統計，最近一年中零售物價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同時期批發物價增加：五金品百分之九十三，建築材料百分之三十四，化學品百分之十九，肥料百分之二十九，燃料百分之三十二及其他。

還可以指出戰事對於日本經濟的否定作用的幾十個現象。但是戰爭的破壞行動的最明顯的証據是日本勞動者的狀況更進一步的普遍的惡化。非軍事的工業部門，尤其是紡織業的生產激減，使失業猛烈增加。但是在業工人的勞動條件猛烈惡化了。物價的高漲

吞嚥了工人實際工資的生活部分。

同時日本資本家利用軍事狀態以更進一步的進攻工人階級。例如有幾種工業部，藉口缺乏工人，把工作時間增長了。本來已被極端削減的工人的法權，現在實際上完全取消了。甚至在礦穴裏，做夜工僱用童工和女工也激增了。

日本勞動農民的狀況還要更加困難。因大部分人民動員去作戰了，過去一年間農村經濟感着人力大缺乏，尤其是在收割的時期。還有更甚的，是據日本報紙載稱，因馬被徵集去作戰爭之用了，農田裏的馬幾乎完全絕跡了。除此之外，非但捐稅，並且租金近一年來也大見增加了，生活在奴隸租金的條件中的日本農民，本來就不勝負担的狀況，更加惡化了。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財政資本家霸王的殖民地利潤而在中國進行的掠奪戰爭，半年來給予日本國民經濟的結果便是這樣。

(布地列夫)

## 日本對華侵畧及其經濟現狀

就是對日本經濟現狀作最膚淺的觀察，也可以看出華府條約國，有着堅強的武器，足以阻止日本的繼續侵畧。

日本經濟現狀的特質，第一在於日本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極大，遠非其他二侵畧國——德意——可比。第二在於日本輸入品正仰給于直接受遠東戰事影響的少數國家。這，只要把日本對外貿易加以簡畧的分析，即可證明。

日本帝國（即日本，朝鮮，台灣，琉球及委托日本代管的島嶼），其棉花，鎳，橡皮，羊毛和鋁，全靠輸入供給。就是鐵礦也差不多完全仰給外國（輸入佔百分之七〇至八〇）鉛（輸入佔百分之九〇），錳礦，鎢礦，石油（輸入佔百分之八五至九〇），情形亦復如此。就是生鐵（平時輸入佔百分之三五），銅（平時輸入佔百分之三〇至四〇），鋅（平時輸入佔百分之五〇以上），也有着很大的依賴性。「滿洲國」和一部分華北區域的佔領，並沒有解決日本仰賴國際原料市場的問題。「滿洲國」供給日本的鐵礦，不啻國內使用，華北雖然也供給鐵礦和棉花，但為數也很少。

在這些原料的大部分輸入上，英國（包括自治領），美國和荷蘭，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九三六年這些國家在下列輸入品所佔成數：棉花：美國百分之五〇，英國印度百分之四〇，英屬非洲殖民地百分之三·五，埃及百分之四。膠皮：荷屬印度百分之三五，英屬印度和馬來國百分之三五。錫：馬來國百分之五〇，中國百分之二五，香港百分之二〇，銅：美國百分之九〇，加拿大百分之一〇。鉛：加拿大百分之四二，英屬印度百分之一五，美國百分之一四。鋅：美，加，澳各三分之一。羊毛：澳洲百分之八，紐西蘭和南非聯邦共百分之一〇。

據日本統計，英美，荷蘭和中國佔日本輸入百分之七〇。實際上這裏所佔成數還要大些，因為在統計中「滿洲國」和遼東半島，即日本佔領區域，尚佔輸入百分之八至九。若在統計上除去這些區域，則上述四國供給日本的商品，佔輸入百分之七五至八〇。

日本很知道它依賴少數的國家，尤其是英美。他知到這種依賴性在戰時或實行制裁時，會引起特別的困難。因此，日本很想擺脫這種依賴性，把它大部份對外貿易移向其他的國家。但此種企圖，毫無結果。這裏只要知道最近幾年德國在日本輸入上所佔的成數，僅百分之四至四·五便夠了。就是在南美洲各國也沒有達到輸入劇增的目的。直到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南美洲在輸入上所佔的成數，才達到百分之五。

日本在平時既不能把它的原料購買，從英美移向南美洲，在採取制裁的時候，難道反而能做到這點嗎？自然不可能。如果可能的話，那它在這幾年早就做到了。但事實並不如此。這裏的原因，是這些國家的原料生產，也同樣屬於英美托辣斯。此外，無論日本怎樣努力，它對南美洲的輸出，還沒有達到提高輸入的必要程度。

無疑義的，在經濟制裁的時候，日本對南美洲貿易的困難，更要增加。因為在這時候，日本要就是把他對這些國家的輸出提高——這是不可能的，要就是用現金購買。爲了這，日本必須把它對其他國家輸出所得金錢，放到南美洲市場上去。但日本輸出的依賴上述四個國家，並不減於輸入。因為這些國家在日本輸出上所佔的成數，計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如果再從輸出上減去對遼東半島和滿洲國的輸出（百分之十八），那這四個國家加上法國，其所佔日本輸出的成數，爲百分之八〇。無論怎樣努力，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並沒有把它對南美洲的輸出，提高到百分之一〇以上。這就是說，當若干國家，尤其是上述四個國家抵制日貨的時候，日本並不能把它的貨物賣給別的市場，如南美洲各國。

從這裏可以得一個結論，上述四個國家禁止日貨輸入，將給與日本輸出一個極嚴重的打擊。



人們必須知到輸出所得的金錢，是日本輸入最主要的可付資料，日本貿易結算的弱點，是誰都知道的。日本國內黃金生產非常薄弱，每年僅六千萬元。台灣和「滿洲國」每年所出產的黃金，不及一千萬元。對着此種黃金生產的，是貿易結算的鉅額入超（一九三七年六萬萬元）。發幣銀行的黃金貯藏為數很少，一九三七年中期，在貨幣漲價之後，此種黃金貯藏計八萬萬元（對貨幣漲價之前，四萬五千萬元）。所謂不可統計的輸入（運費，外國人往來）是很小的，並不能抵補貿易結算的入超。在這種情形下，日本失去百分之八〇的輸出，對於日本購買力，尤其是原料市場上的購買力，是極嚴重的打擊。

英美報紙，在討論可能的經濟策略的，特別注意石油問題，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日本在這方面特別依賴世界市場。人們估計日本對石油需要，平時每年三百五十萬噸，戰時增加到六百萬至七百萬噸。現在因為在華戰爭的原故，每年石油需要，已增至四百萬噸至五百萬噸。而日本對於此種需要，每年頂多只能生產三十萬至三十三萬噸。揮發油生產頂多二萬噸，油礦生產頂多十萬噸。提鍊煤炭的工作正在急速的進行。但至最近為止，日本在這方面還是依賴德國的幫助。由此可以說，此種工作還沒有離開他的試驗時期。因此，日本對於石油的需要，平時只能生產百分之一〇至一五，戰時只能生產百分之五至一〇。在石油供給上，日本差不多完全仰給於美國，英國和荷屬印度。這三國供給的

石油，佔日本輸入百分之九十，最近完全由英美大世界托辣斯提供。在此種情形下，禁止上述各國把石油輸入日本，就等於是封鎖。

自然，日本現在還有很大的石油貯藏。私人貿易中的儲藏額，約等於本年的輸入（計一百五十萬噸）。軍事機關和航空機關，也許也有很可觀的存貨。但無論如何，人們可以說，因為對華戰爭，石油需要日益提高，此種儲藏至多只能支持六個月至八個月。因此，禁止石油對日輸出，在最近幾個月內，就可以使日本海陸空軍發生很大的困難。

此種手段，如果與其他原料的制裁同時採用，那效果還要大。這裏主要的是膠皮，棉花，鐵和羊毛。日本對外貿易的依賴華府條約國，正給予這些國家以堅強的武器。

(D·B)

## 日本侵華戰爭及其社會經濟危機

富於軍事性的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又發動了一個更大規模的帝國主義侵畧戰爭了。這次的戰爭隨其規模的擴大而增大了它的危險性，好戰的日本軍閥却不知道這種危險性的深大，一步步地在促進這種危險性的實現。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固然侵佔了我們廣大的領土，奴役了我們不少的同胞，但其結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危機的克服絲毫無補，祇有加深了各種內在的矛盾罷了。六年來日本財政困難的增大，產業畸形發展的加速，社會生活的極度動搖，固不消說，即如專恃工農的血肉姑以維持的國際收入，也會因戰爭之爆發而破壞無餘。侵畧戰爭正在為侵畧者挖掘墳墓。

日本的侵畧戰爭必然地會為它帶來許多不能克服的危機。其中，一般大眾社會生活的動搖就是最根本，最危險的危機。現代的戰爭已經帶上了大眾的性質，必須動員一切的人力和物力以作持久戰，最後的勝利是要歸到動員人力及物力最大的國家。所以一般大眾社會生活的安定，幾乎成了戰爭決勝的根本因素。即如漠視一切客觀情勢的日本軍

部也都看重這一因素（詳見日本陸軍部頒發的小冊子「國防本義及其強化的提唱」）。然而日本一般大衆生活的動搖却與日本侵略戰爭的發展適成正比例。

一九三一年以來，六年間日本全體國民的生活費負擔總平均畧增加百分之二十。而下層大衆的負擔尙不只此數。月收四十元未滿日收一元五角以下的人，負擔增加百分之三十三，月收五十元未滿日收二元以下的人，負擔增加百分之二十六至二十九，卽月收一百元未滿日收三元五角的人，負擔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這只是軍戰時期的增加率，現在日本軍閥已在製造中國全面的抗戰，將來日本民衆生活負擔之增大將不能知其限界。日本大衆生活負擔之增加表現於物價之暴漲，而物價暴漲的主要原因約有兩種，一爲國際一般物價高漲的影響，二爲國防費的急增，都不是日本目前所能克服的。日本不能提高滙兌就不能阻止國際物價高漲之影響，此後的國防費只有日益增加絕無減少的道理。富力薄弱的日本民衆在這種重壓之下絕對不能夠維持一個長期的戰爭是不消說的，日本社會經濟也會因此而根本動搖。

根據上述的事實，可知直接影響日本社會經濟動搖的根本原因，是財政的膨脹，是所謂國防費的增大。日本的陸海軍費總額自一九三一年至本年約畧增加了三倍。一九三一年的陸海軍費總額只有四億七千餘萬元，本年度則激增至十四億一千多萬元。因而日

本國家歲出的總額也由十四億九千七百萬元激增至廿八億七千二百餘萬元。這個國家支出的膨脹在國家收入薄弱的日本，每年表現爲入不敷出的結果，而專靠「赤字公債」的發行姑以彌縫過來。一九三七年度一般會計負擔的公債（特別會計的部份除外）即已達八億二千二百萬元，預想明年度公債的發行額將必增加三億元，只就一般會計而言最低限度也必突破十一億元。日本赤字公債這樣急速的膨脹，已使日本一般社會無法消納，自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以來日本公債銷納力量已告不足，昭和十年度不足之額竟達四億六千七百萬元，十一年度更增至七億二千萬元之鉅。

此後日本財政必隨戰爭之開展而愈發膨脹。預想明年度的歲出總額，將達三十四億元，其中所謂國防費佔十七億元，約佔一半。但是華北事變發生以來，所謂華北事件費已由二億元增至四億元，增至五億元，據昨日的消息或將增至二十億元，則明年度的歲出總額達到五十億元是很可能的。至少也將如八月十四日東京朝日新聞的記載，「戰時姿勢的明年豫算總額將突破四十億元。」這已突破了所謂惡性通貨膨脹的防線（即馬場財政的所謂「火災保險費的界限）四十億元了。日本籌劃財政的辦法仍只有兩途，其一增加租稅，其二繼續增發公債。其結果皆能愈使一般國民的生活動搖以至瀕於危境。日本近年來的國民所得已遠不及財政的負擔，特別是軍事費的負擔。若以昭和六年（一九

三一年）爲基數一〇〇，則歲出總額指數昭和十二年增至一九五，預想明年度將增至二三〇，軍事費昭和十二年度增至三一零，預想明年度更將增至三七五，而生產總指數昭和十二年度不過增至一七六，消費財生產指數更低，只有一六二。（據改造八月號）若以消費財生產指數與軍事負擔指數相比，昭和十二年度即已相差幾及一與二之比。日本一般國民這樣纖弱的富力如何負擔得起急增不知底止的軍費重担呢。籌款的辦法依舊須求之於赤字公債的增發，一般社會銷納不了時集中到日本銀行手裏，充當通幣的發行準備量。但增發通幣的結果，流通過程上的通幣數量大增而增大通貨膨脹的危險性，物價之高漲更要突飛猛進，一般社會生活的動搖將不知發展至如何程度，日本要支持一個長久的戰爭，簡直是夢想。

或許日本政府將以調整國際收支及發展產業的政策來克服財政的困難及社會生活的動搖，也未可知。但是到了戰爭大規模爆發的時候，國際的收支只有愈於日本不利的前途，產業的發展愈趨於畸形化，其結果將愈使財政陷於破產而人民生活更加動搖。日本平時固然專恃「社會傾銷」以調劑國際收入，但到日本對外作戰時一方面因爲中國廣大市場之喪失，他方面又因爲軍需品生產及輸入的必要，不但平時的輸出額減少，且須由外國作鉅量的輸入，國際收入將必一落千丈的不利。日本勢須輸送大批現金以清還貨款，否

則將變成外債的奴隸。再如擴大生產增加產量以降低物價，在理論上固然不失為救濟社會生活動搖的一策，但是實際上到了戰爭時期一切生產自然偏向於軍火等破壞的生產，而與一般社會生活毫不相干。只看準戰時的產業政策已可知其動向，例如興業銀行之優越放款只限於鑛業、金屬工業、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業、蜜業（特別是洋灰）及交通運輸幾種軍需工業，即其証據。日本政府發展產業獎勵生產的結果，將愈犧牲一般大眾以增大軍需工業資本家的利潤罷了。各種軍需工業的股份資本雖有急速的增加，但是固定資產則未擴大。這在說明生產的增大及利益的增大，並不是生產規模的擴大，只是資本回轉率增加的結果。這不是生產性的增大，而只是勞動強度的增大，搾取率的高度化而已。一九三一年以來各種軍需工業的生產總額增加了數倍，勞工每日生產量的增加率雖達四〇%——九六%，但是工資却無多大的變動，製鐵工業每小時工資一九三一至三五年只由二角七分增至二角九分。有些工業部門倒反跌落，如電氣工業機器製造業自二角七分落至一角七分是個極端的例子。（詳見改造八月號）專以勞工大眾的血肉充滿軍需工業資本家的腰包，這種生產的擴充絕對不能救濟瀕危的社會生活，只有增大其危險的程度罷了。

日本財政的困難與社會生活的動搖是步入準戰時體制以來日本政治經濟社會及軍事

各方面矛盾的集中表現。最近歷任的日本內閣都在努力克服這個基本的矛盾。現在的近衛內閣尤其是着重於這一點。所以標榜出財政經濟政策的二大目的及三大原則。所謂二大目的就是（一）國防力的擴張及充實，（二）國民生活的安定。爲達這二大目的而樹立財政經濟政策的三大原則：（一）國際收支的適合方策，（二）生產力擴充的具體方策，（三）物資需供的適合方策。然而二大目的根本上就是衝突的對立的，三大原則的實施在準戰時期即已不易收效，到戰爭時期當然更是此路不通了。自日本國際貿易的內容及戰時的需要看來，戰時日本的國際貿易只有入超增加的一途，國際收支自然不能適合。生產力擴充之不能救濟社會生活，上面已經詳細分析過。即連物資需供的適合方策在爭戰時期也不能安定社會生活，因爲戰時所加緊的是軍需生產而一般大衆所需要的是日常的消費財。二者不但風馬牛不相關，并且會因戰爭的特別需要減少普通消費財的生產，增高物價，倒反會陷社會生活於危境。

近衛內閣的準戰時財政經濟政策，已到根本改換的時期了。據最近日文報所載消息，已決定隨對外戰爭之發展改換財政預算的編製方針，各種經濟政策自然也隨之更動，以改成純戰時經濟體制。其將影響日本社會經濟更陷於危境以至不可收拾，是可拭目而待的。



日本軍費與國民生活的矛盾，日本侵略戰爭與社會經濟的對立，不但不能支持長久的戰爭，簡直會導日本帝國主義入於滅亡。日本的侵略戰爭或許可以多造幾個戰時暴發戶，膨脹軍需財閥的財產，但是一般民衆只有益發陷於水深火熱的悲境，終必覺醒過來，認清他們的真正敵人。現在在日本帝國主義刺刀監視之下不得不繼續極高強度的勞動的日本勞工，到戰爭擴大的時候，特別是日本稍受挫折的時候，自然會醒悟過來，爭取他們的自由和利益的，平時蒙受日本政府欺騙愚弄的農民，早即因農村恐慌而瀕於破產的農民，也會同樣起來爭取他們的自由和利益的。日本農民覺醒之日就是大多由農民構成的日本軍隊叛變之日。日本戰時社會經濟的動搖將必決定日本工農的正確意識，日本工農的正確意識造成日本前線的潰亂與後方的騷擾，日本帝國主義於是壽終正寢。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其向上期是以侵略戰爭而起家的，在其向下期也很自然地會以侵略戰爭而滅亡。「善戰者服上刑」，實在是古今中外不泯的定理，日本民衆總有審判並處刑他們的禍首的一天，頭腦清楚的日本民衆不難覺醒過來，只不知好戰殘暴的日本軍閥作何感想呢！

（宋斐如）

## 日本在中國之侵畧及其經濟狀況

誰都知道在現在所進行的布魯塞爾會議的幕後，正在討論着給予日本以國際打擊的問題，其一部分是探行財政經濟制裁。

這種制裁能收怎樣的果呢？

即使對於日本的經濟狀況只是最膚淺的熟悉，也能知道華盛頓條約簽字國的手中有能够毀滅日本繼續從事侵畧之能力的强大武器。

日本經濟狀況的特質是它受外國市場的牽制非常之大，比其他兩個侵畧國——德國與意大利所受的牽制還要大得多。這經濟狀況的特質還有是日本在它的海外供給上被極少數的國家牽制，首先是那些與遠東糾紛有直接關係的國家。把日本對外貿易關係的基本指數作一個簡單的分析便可以斷定這狀況。

日本帝國（包括日本本國，朝鮮，台灣，南堪察加，以及委任統治各島），完全須由外國輸入棉花，鎳，橡膠，皮毛和燃料。日本帝國在生鐵（百分之七八十是外國輸入的），鉛（百分之九十是輸入的），錫（百分之八十左右是輸入的），合金，錫，煤油（

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輸入的)的供給幾乎完全是受牽制的。大部分受牽制的還有鐵(平時百分之三十五是外國輸入的，銅百分之三十四在平時是輸入的)和亞鉛(百分之五十以上)。實際的佔有滿洲國和華北的一部分並沒有解決日本原料能獨立的問題。滿洲國給日本的生鐵，其數量不够它本國內部的消費。華北也供給它生鐵，此外，還有棉花，但是這兩樣的數量都不充分。

這種原料輸往日本，在大部分上，英帝國(包括領地在內)美國，和荷蘭起有相當的作用，在下列各種貨物：一九三六年的總輸入中，這些國家所佔的份數是這樣：棉花——美國約百分之五十左右，英屬印度約百分之四十，英屬非洲殖民地百分之三·五，埃及百分之四；橡膠——荷屬印度百分之三十五，英屬印度及馬來聯邦百分之三十五；錫——馬來聯邦百分之五十，中國百分之二十五，香港百分之二十；銅——美國百分之九十，其餘的銅是加拿大輸入的；鉛——加拿大百分之四十二，英屬印度百分之十五，美國百分之十五；亞鉛——幾乎是美國，澳洲和加拿大相等輸入的；皮毛——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澳洲(百分之八十)，新西蘭和南非聯邦輸入的。

在總的方面，在日本的入口貨中起着決定的作用的是極少數的國家，仍舊是那英帝國，美國，荷屬印度和中國。這些國家約佔日本總輸入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這，我們指

出的百分是根據日本的統計。事實上這些國家對於日本對外貿易所起的作用還要大，因為在日本的輸入統計中，有百分之八九是從關東半島和滿洲國的輸入，換句話說，是從日本實際統治領土的輸入。如果把和這些地方的貿易從日本對外貿易中除出不算，那末可以認為上述四個國家控制着日本入口貨的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

日本是很明白，並且現在也很明白，它受着一小批國家的牽制，首先是英帝國和美國。她很明白，這牽制對於它在發生戰爭或採行制裁的時候，造成特別的困難。爲了這個，日本欲從這牽制中脫逃出來而把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轉移到別的國家去，曾做了很嚴重的試圖。這試圖沒有結果。可以充分做一個例子的是：別的國家，像德國近年在日本總輸入中僅佔百分之四至四又二分之一。雖然日本曾竭力努力，實際上就是南美各國的百分數日本也沒有能夠增加什麼。一九三七年上半年的份頭數還只是約近日本總輸入的百分之五。

如果日本在平時沒有能夠把它在美國和英帝國的購買原料轉移到南美各國去，那末它在別國施行南美各國所不願參加的制裁時，難到就能夠辦到這轉移嗎？日本不能夠渡過了這制裁的實施並實際上保証自己的供給呢？看上去，它是不能夠的。如果日本能夠和南美各國做大了商業，它早在前幾年便做到了。日本所以不能把商業轉移到南美各國

去者，因為這些國家的原料的生產歸根究底不是在英美托辣斯的統治之下。同時，日本雖然竭力設法，但是它仍沒有能夠充分寬廣的發展它向南美各國的輸出，相同的，它也沒有能夠把它所必要在南美各國增加購買量的那些資財從對各該國的貿易中抽拔出來。

不用疑義，假使對日施行制裁，它和南美各國的商務中的困難非但不會減少，並且會增加。爲了在南美各國買貨，日本或者必須增加它的輸出到這些國家去（數量大是不可能的），或者用現款購買。爲了這個，日本必須把它輸往別國貨物的收入轉拋到南美各國市場去。但是日本在出口貨方面並不比入口貨少受上述四個國家的牽制，因為這四個國家接受日本總輸出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如果把運往關東半島和滿洲國的輸出從日本總輸出中除出計算，那末上述國家，連法國和它的殖民地共計的份頭數，在日本出口貨中超過百分之八十。雖然日本竭力設法，但是並沒有能夠把它往南美各國的輸出份頭數增加，就是在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也沒超過百分之四。這便是說，如果有幾個國家；首先是上述四國抵制日貨的話，那末日本並不能夠把它的貨物轉拋到南美等其他市場去。

由上面所說的一切可以得一結論：如果禁止日貨輸入上述幾個少數的國家去便能給予日本出口貨以非常嚴重的打擊。這打擊於日本經濟的禍害是非常之大的。

應當知道，出口貨的收入是日本對於入口貨的基本支付資源。日本支付力的薄弱是

誰都知道的。在日本本國的採金並不大，每年約計六千萬日元。在臺灣和滿洲國的採金每年不超過一千萬元日元。這樣的採金，正和日本貿易額的入超，一九三七年上半年達六萬萬元日金的入超相對立。日本銀行的金準備，也是誰都知道是很微少的。一九三七年中，因日金又見毛荒而重估價後的金準備是八萬萬元日元（在重估價之前是四萬五千萬元）。所謂無形項的收入（如租船和旅行）也不很大，並不能夠抵補貿易的入超。在這樣情形之下，日本出口貨假使減落百分之八十，對於它的購買力便給予最嚴重的打擊了，其中一部分是原料的購買力。

英美報紙討論足能制止日本侵略的經濟制裁問題，尤其對於煤油問題注意，並不是偶然的。日本受外國輸入煤油的牽制非常之大。日本平時對於消費煤油的總數是三百五十萬噸。這消費力在戰時一定要增加到六七百萬噸。現在對中國進行戰事時，日本每年的煤油消費力已達四百萬噸。這消費力日本不能把它的貧弱的每年只有三十至三十三萬噸的採油量相抵。汽油的生產不及二萬噸，由片岩所製的油質燃料十萬噸。由煤提煉煤油的工作正加緊速度進行中，但是最近日本對於這事曾求助於德國。從這一點可以知道，此項提煉工作，看上去還沒有從試驗的階段中走出來。據此，日本本國的煤油平時估其消費力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戰時則僅有百分之五至十。

煤油的供給，日本幾完全靠美國，英帝國，和荷屬印度。這些國家統有着日本油類入口量的百分之九十。最近從事輸入的幾乎完全只是英美世界性的托辣斯。在這樣情形之下，無疑由美國，英帝國和荷蘭禁止煤油輸入日本，必成爲實際的封鎖日本煤油市場。

無疑，日本現在有很大的煤油存量。在商務中，這存量或能到達相等六個月常態運（就是約合一百五十萬噸）的數量。大概軍部也擁有很多的存量。但是無論如何，很難預料，這些存量在和對華作戰，日益增加其消費量的情形之下能保證六個月至八個月。很明顯的，禁止煤油輸入日本能最近數月中對於日本陸軍，海軍，空軍，以及對於日本的經濟造成很大的困難。這會把日本的侵畧變成非常的艱難了。

特別有效的方法，是假使煤油和其他日本所缺乏的原料，首先是橡膠，錫，棉花和皮毛同樣宣佈制裁。同時並把禁止日貨輸入的方法也隨之而行。

日本在它的對外貿易中受着少數國家——華府條約簽字國的牽制，這牽制是在這些國家手中的強大武器。

（波里索夫）

## 戰後日本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這問題，一看似乎很簡單，財政部長及日本銀行總裁，一味地說：不成問題，不成問題。例如，結城總裁在關西銀行大會，唱過如下的高調：「要日本銀行所接受的公債能消化，只要今後的金融市場，能稍復常態，政府對於與時局有關的付款，能稍稍支付，自然會沒有問題的，尤其是關於中國事變費的國債，就是在現在，對於本行不斷地要求買入的也有。這是很顯然的，今後因時局關係，當然可以增加所得；加以以後方國民的熱誠，公債的消化，定能順利地進行。」

但事實却不然。莫說艱深的貨幣論了，在不兌現的紙幣制度底下，（不用說，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不兌現的紙幣制度下）其他的事情，且不去管他，先是因為鈔票的濫發，物價已起了暴漲的現象。而通貨膨脹的程度，從每月的平均數看起來，去年八月，為十五萬萬零一百萬圓，九月為十五萬萬一千五百萬圓，十月為十六萬萬二千三百萬圓。與前年同時期的二萬萬零二百萬，二萬萬四千萬，二萬萬九千萬相比，顯然是激烈地在增加，到去年十一月末，已增到十八萬萬七千七百萬，除了昭和二年（按係一九二七年）的



金融恐慌時代，及昭和十年（按係一九三五年）年末以外，開了從來未有的膨脹紀錄！這是八月份金價滙兌更變以後，開始出了限制之外而發行的。而是年年底，通貨到底已增發到了多少？據一般人說，怕要超過二十三、四萬萬。而日本銀行總裁方面，也曾露此口風。結果將如何？這且不去管他；總之是超過了昭和二年金融恐慌時代的紀錄，而造成了空前的膨脹，這是無疑的。

這樣，年末所增發的鈔票，按理到了正月，該把鈔票收回，而減少膨脹程度。普通是日本銀行把公債賣到民間，就是所謂消化，用以收回去年所發行的鈔票。去年發給市中央銀行的日本銀行公債，（米穀公債在內）共為一萬萬六千七百萬元，而其中要扣去前年舊賬七千四百萬元。但現在已膨脹到了二十三、四萬萬，像以前一樣的只賣出一些些公債，實在無補於事；而且到了第二年，此數能否消去，亦屬疑問。

這是因為金融基礎，有了變化；金融支持策，在最近已變了慢性病；日本銀行及興業銀行，雖積極設法緩和，但終無濟於事，故當局在十二月底；已提早發行公債，把收入交與政府付賬，說如此可以緩和金融，十二月的公債一共發行二次，每次三萬萬元，共額六萬萬元，金融阻滯的狀況，已到了何種深刻程度，真非我們所能想像！

此種狀況，也許是年關的應急支付，但大筆的賣出，看來不見得有希望。而另一方面

面，又有巨額的公債，屯積著發行不出去。即在十二年度，擱着的幾有二十萬萬，而其中還有十三年度的公債。至於明年度的公債，一般的預算，祇六萬萬九千萬元，似乎少得奇怪，但大家都知道，臨時軍事費，是不算在內的。至臨時軍事費要發多少那只有天曉得了。

通貨膨脹的嚴重，誰也不能否認，故高橋龜吉氏等，不斷的警告：物價正在因此高漲。即在滿洲事變以來否定通貨膨脹的「東洋經濟」（譯者按該誌係御用雜誌），最近也重視了這個危險性。十二月四日該誌上有一篇以「公債是否能自然消化？」為題的文章，發着如下的警告：「觀察最近的實際狀況，一年要發三十萬萬到四十萬萬的公債，實在是不可小看的大問題」……：「這是極困難的問題，結果惟有像現在所採取的對外匯兌統制一樣，更將限制使用資金；並將不可避免的採取以強制儲蓄為名，而實際等於增稅的方法。故在此種問題未解決以前，要想緩和金融市場，不能不說是極大的疑問。」

## 日本經濟資源的脆弱性

中日戰爭已將日本整個軍事及經濟機構的腐敗情形，明白揭露，使全世界認識其重工業之發展不足，農業之破產，金融之緊張，以及其對於輸入品的依賴。

日本的整個經濟基礎，決不足以應付戰爭的浩大需要，日本缺乏製煉鋼鐵的煉焦煤，其石油之絕大部份，係由國外輸入，其鋼鐵工業發展極不充分，不足以支持長期大戰，機器工業為軍事工業之核心，日本在此方面之發展亦屬不夠，此項工業雇用工人名數在各工業部門中居第二位，而其生產成本則居第四位，日本的工業技術上參差極大，許多小企業與大工廠並行存在，且迄今仍佔重要位置。

農業確為日本軍事及經濟機構的「阿吉里斯之踵」。

日本的生產品極感缺乏，金融形勢亦非常緊張。

目前日本顯在應用過去累積的資料從事作戰，但此項資料決不能持久，戰事即今已使日本勞苦大眾的生活日趨困苦，使其國內形勢日益緊張，被迫奮起保衛自由及獨立的中國人民，自有理由可冀取得戰事的勝利，侵襲者所得的援助雖或足妨礙此一鬥爭，使戰事更加延長及兇惡，但決不能改變其最後結果。

## 日本經濟的悲劇

在日本「征伐戰爭」中，有一較陸地軍略性質更為確定之因素。

從前各國是以其士兵的胸與腿獲勝的。自以機關槍，碎鐵，汽油取勝之後，陸地邊境已不足恃，而經濟邊界，尤為重要，即須有絕不可少的原料保障軍事行動的獨立。意大利本缺乏基本原料，但在她對阿比西尼亞作戰時之所以不受影響，乃是缺乏嚴厲制裁之故。現在和平的武力即經濟之制裁，較軍事武力為有效，牠可使交戰之一國帖然懾伏。而日本致命之點，恰好就在她的經濟機構的脆弱，日本本國的糧食如果能差足自給，但工業的原料和半製品則絕不能擺脫外國之羈絆。日本本國，殖民地及「滿洲國」，只出產其所需原料三分之二。下例一表就顯出日本原料供給的狀況：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六年
日本	六三·八%	六〇·三%
殖民地	三·二%	四·二%
「滿洲國」	三·六%	二·〇%
共計	七〇·六%	六六·五%

中 國	四·七%	一·九%
東亞(印度除外)	二·七%	三·八%
其 他	二二·〇%	二七·八%
共 計	二九·四%	三三·五%

由上表就可以曉得日本工業原料供給，其依託外國，現在已日甚一日，一九三一年國外原料之輸入為全數百分之二十九點四。而一九三六年則已達百分之三三點五。可見牠在軍略的經濟地位上有着致命的缺點。假如牠要免受經濟的制裁，那麼，牠就必須化費大量的黃金，用以儲藏牠所需的軍需工業的原料。一九三五年日本出超猶達日金二千七百萬元，一九三六年則變為入超七千萬元，而一九三七年之入超却達七千五百萬元！由此，我們已可以看出日本已經動用了多少的軍需材料了。

(洛金)

## 日本的經濟及其對外貿易

不久日本朝日新聞發表日本藏相（財政部長）<sup>三</sup>的談話。這位大臣說，今後在華戰爭的財政支出，主要將依靠發行新公債，依靠捐稅和加強通貨膨脹。從大臣的話語裏非常明顯的透出日本在一九三八年後的負債大大增加了。大臣又說，必須把輸出和輸入的不利對比結束。原來一九三七年日本的輸入要比輸出超過六萬二千萬元日金。

誰都知道，日本的現金存量是很低少的。日本在盡想種種方法限制入口貨的同時，却仍舊輸入了大量的貨物，主要是軍事原料。一九三七年日本貿易對比是虧損的，這一個事實，很充分的說明，日本是很受外國市場的牽掣的。軍事原料方面，日本很貧乏。下面我們開列一個表，表明日本在好多種輸入重要原料方面所受牽掣的情形。

日本受輸入牽掣的各種原料：

（一九三六年的統計）

鐵	三十%	銅	四十·九%	錫	七十·八%	棉花	九十八%
生鐵	七十六%	鋁	七十%	亞鉛	七十一·一%	獸毛	九十五%

鐵片四十八%      鉛 九十二·一%      煤油九十二·六%      人造絲原料九十%  
橡膠百分之一百

正如上表所表明，日本因本國資源的貧乏，沒有外國市場，不從外國輸入是不能進行長期的消耗的戰爭的。為進行戰爭，非但需要原料，並且還需要購買這種原料的錢，作戰方面也直接需要很大的款子。日本以前進行一切的戰爭，都是依靠了外來財政的援助，這是很特殊的，日俄戰爭，那戰爭照它的規模講要比現在的中日戰爭小得許多，那時候日本僅在受到英美援助之後才排除了它自己財政的困難。

現在日本並不能自誇它在外國享有廣泛的信仰。近來日本沒有借到一筆外債。無疑，這種公債在大多數國家裏是極端不能銷售的。另一方面，在日本却呈現着現金存量急劇減縮的傾向。好多年來日本努力設法弄現金。它定出收買現金的很高的價格。單看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這時期中金價漲了兩倍這一點，便足夠明白了。因為收買價和官定價之間存着非常之大的差別，所以日本政府要補償日本銀行因收買現金而受的損失。一九三四年日本政府給日本銀行的補償基金有一萬萬元日金之譜，一九三五年，這項基金增加到二萬萬元日金，而一九三七年在三月裏這基金便已達到四萬萬元日金了。

由於這種政策的結果，日本銀行得以收買了在日本本國及其殖民地所採得的黃金的

大部分。例如，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幾乎收買了所採全部黃金的三分之二。從一九三四年四月到一九三七年二月這個時期中日本銀行收買了三萬零五百萬元日金的現金，這樣，日本的現金存量便稍為增加了。但是，因為對外貿易的大虧損，日本政府又不得已把現金大量的運出了。一九三七年從三月到七月的五個月中，日本輸出的現金為數達三萬二千七百萬元日金，幾乎是日本本國及其殖民地內三年的採金額。

這樣，現金從日本的輸出，完全是靠了從前所積聚的存儲。因為現金存量的耗費如此可驚，日本政府便取出日本，朝鮮、台灣銀行現金存儲的一部。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又把所有的現金存量重估價了一次，把日金的現金成分減低百分之六十一。重估價之後，政府從日本銀行取出現金七萬一千七百萬元日金，從台灣銀行取出二千五百萬元，從朝鮮銀行取出四百五十萬元。

但是這個手段也沒有解決日本的財政困難，因為事實上金子並沒有增加，據日本雜誌 *Toe Keizai Simpo* 說，「日本所有軍費支出，自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是有關係國的付款」。還有很顯明的，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入口商竭力設法延期付款，竭力圖謀在長期欠賬的條件之下買到貨物。美國「商業雜誌」關於滯事寫道：「據熟悉遠東貿易的



銀行家說，日本竭力設法在長期欠賬的條件之下購貨……但是外國出口商却都要求交貨時立刻付款」。

非常明顯的，因貿易的差額是虧損的，又因現金存量的減少，日本在外國取得商務欠賬，對它自然具有重大的意義。有幾個直接間接可以證明日本所獲得的商務欠賬的數量，是非常之大的。例如，倫敦「財政新聞」載稱，單只日本對德國的「死期」（即過期未付）的入口貨的欠欸便達一萬萬元日金。由此不難揣測欠欸的總數一定遠遠超過「死期」的貸欠。

日本非但在德國，並且在英國享受着很大的商務貸欸。日本對於購買歐洲，非洲，澳洲，印度，近東各國的貨物，商務賬欸主要是經過英國銀行用英鎊交付的。日本英文「日本記事報」（Japan Chronicle）雜誌在去年九月裏便說，用英鎊計算須在倫敦償付的日本期票，百分之六十多是外國的賬欸，為數每年幾及一千萬萬元日金，這雜誌又說，從一九三六年起，日本期票在倫敦市場上是有這樣的多，竟使統計的百分數都增加了。但是因為日本侵畧的擴大，倫敦的銀行家漸漸不與應在倫敦償付的日本期票發生關係，所以日本在倫敦的貿易財政逐漸困難了。日本國內的情形，在外國也引起極大的不安。以前對於二月二十六事件（法西斯蒂在東京殺死幾個內閣員的失敗的政變）倫敦的

銀行很神經質的反應這一事件。那時計算的百分比是漲得這樣高，致使日本期票的流動非常困難。

美國報紙上也發現這樣的消息說，許多美國商行對日本入口商的商務來往，都改用現金交易了。例如「紐約導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在去年十月裏便寫道：許多美國商行的代表接到命令，停止記賬售貨。因此日本「讀賣新聞」的財政專家寫道：「如果美國和英國拒絕財政上資助日本，那末這將引起比政治與經濟制裁還要更嚴重的形勢」。

雖然有着種種的限制，但是日本現在還是從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加強輸入煤油，生鐵和其他為進行戰爭所必要的貨物。由這一點可以知道，日本還是享有充分廣泛的商務借貸。除此之外，日本還是享有着一些英美的親日資本家的「同情」。例如，誰都知道，日本最近正進行着交涉，想吸引美國摩爾根銀行向新成立的「滿洲重工業會社」投資。該公司的經理 Ayuga 特地到美國去，想用滿洲的煤礦與工廠作抵押去借款。

自然，商務的貸欠並不能解決戰爭財源的整個問題，所以日本竭力設法擴大它自己的輸出。假定一九三一年的輸出是一百，那末輸出的昇降可以用下述的數字來表明：一九三四年是一二九·六，一九三五年是一四五·八，一九三六年是一五五·一。出口貨

中佔最大的地位的是紡織品，主要是指望在殖民地國家的大量的消費。例如一九三六年日本輸出紗布四萬八千三百萬元日金，其中七千二百萬元是輸往英屬印度的，五千五百萬元是輸往荷屬印度的，二千萬元是輸往埃及的，一千四百萬元是輸往澳大利亞的，以及其他。

在日本的出口貨中居決定的地位的是美國和不列顛帝國。一九三六年日本的總輸出是二十六萬萬九千三百萬元日金。其中美國佔百分之二十二，英國，英屬印度，澳洲聯邦佔百分之二十。一九三六年日本輸往荷屬印度的貨物有一萬萬二千九百萬元。

一九三七年日本輸出也並沒有降落。它對外貿易差額的損虧，只是說明入口貨的激增。非常明顯的因美國的經濟危機正在進逼着，日本的輸入已有縮減的可能。這樣，輸往美國的生絲不免減少，本來美國能吞吃日本全部出口生絲的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佔據第一位。抵制日貨運動的高漲，對於日本的輸出也造成了相當的困難。拿抵制日貨當作反對日本侵略的方法，並不是新花樣。一九一五年，當日本向中國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的時候，立刻引起了中國人方面的抵制日貨。抵制一共互延了六個月，這時期日本輸往中國和香港的貨物比前一年的同時期減少了一千七百九十萬金元，即百分之二十九。

抵制日貨運動，在美國，英國以及其他國家都擴大着。例如，在美國，有無數的團

體通過了抵制的決議。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也通過了抵制日貨的特別宣言。勞動者的抵制日貨運動是這些國家的勞動者對於中國民衆表示國際同情的形式之一。

明白這些事實，那麼日本藏相的悲觀論調是非常明顯的了，他不得已承認「調整對  
外貿易差額的不可避免的困難，以及現有的錢幣困難」。當然，這些困難將依中日戰爭  
發展的程度而消長。日本資本家正在竭力把經濟財政困難的負擔轉攔到現在已經擔負着  
一切戰時費的日本民衆的身上，這是可以不用疑義的。日本國內的政治形勢充分緊張，  
財政與經濟困難，更加强這緊張，不可避免的會使日本的階級鬥爭更進一步的尖銳化，  
更加强國內的政治矛盾。

(巴洛夫)

## 抗戰後中國經濟的動態

八個月來，在敵人的瘋狂的軍事侵畧之下，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土地，遭罹着空前的浩劫，在這個廣大的領域中，男的被屠殺，女的被姦淫，廬舍田園，皆焚得一乾二淨，豐富的資源皆被牠們攫取以去了。這個空前的浩劫，顯然是我國的一個很大的打擊。然而，除了戰區和被佔領區中的這種損失而外，從整個國民經濟方面來看，亦引起了極大的變化。

變化從那裏看出來呢？

首先，是各地的物價或同一地方的各種物價，構成巨大的剪刀形，因為戰爭，因為敵人之封鎖與轟炸，各地交通遂不能照規常進行，各地間的物價亦就呈現高低不平之狀了。單就糧食一項來說吧，去年秋冬之間，鄒縣的小麥，每百斤從七元跌至三元五角，南昌方面的米價每担跌至七元左右，反之，蘭州的小麥每百斤從七元漲至十四元，潮汕方面的米價，每石竟漲至十九元左右，就同一地方來說吧，輸入品與本地的土產之價格，採取背道而馳的方向，例如陝西，因為日用品之來源斷絕，布匹漲了百分之百至二百不等，煤油漲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其他日用必需品無不漲至百分之百以上；另一方面因

爲銷路斷絕，土產價格暴跌，棉花每担僅售二十元甚至十八九元，較去年跌落百分之五十，桐油、藥材、山貨等，非僅跌價，根本無人問津。農產品之跌價，降低了農民大眾之收入，而一般日用品的價格之提高，却又增加了勞苦大眾的負擔，這個剪刀形距離得越遠，則人民的生活越加痛苦。處在這個危急存亡的今日，爲了要改善民衆的生活，加強抗戰的力量，我們是應當深切地注視這個問題的。

第二、是沿海民族工業之受摧殘和工業中心之向內地移動，在過去我國的工業是畸形地集中在幾個大都市，特別是上海天津青島等幾個沿海的都市。自這次戰爭爆發而後，敵人的砲火已把這幾個工業中心摧毀無餘。單就上海來說，一部被毀而不能立即復業的工廠有一千家之多，全部被燬，完全無法復業的有九百餘家之多。

除了砲火之摧毀而外，日本強盜又直接採取吞併的方法，在華北，南滿會社，興中公司，東洋拓殖會社，日鐘紡織會社正在張牙舞爪的攫奪我們的資源；在山東則掠取濟南的振記公司，使其與日東製粉會社合設山東麵粉公司；在上海則千方百計進行購買申新第二、第九，永安第三及新裕第一，第二等五廠產權。這幾個例子，就是敵人欲吞滅我國民族產業的明證。同時，因爲交通之不便，煤運之不濟，亦有不少工廠，因此而停工者。鄭州豫豐紗廠，就是個例子。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民族產業便不免受到打

擊了，單就民族產業的主幹——紡織業而言，目前仍能開工的，只有武漢、長沙、沙市、西安與廣東數家而已，合計紗錠三、七五〇、七〇四枚，布機四〇〇五台。前者不及戰前百分之七，後者不及戰前百分之八。

一部份的產業受到摧殘，這是抗戰中不可免的現象。從這些現象，我們可以深刻地認識敵人的獍豸面目，但是從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產業，在艱苦奮鬥之中，克服了過去偏重的畸形的毛病，漸次向內地，向富於原料的地方轉移。自八一三以後，上海的工廠，便向武漢一帶遷移；東綫戰事緊張以後，武漢一帶的工廠又向川滇各處遷移。在正月間，外省遷至四川的工廠就有四十二所，單單漢口的二十萬紗錠就有五萬五千錠，向川滇遷移。同時，我們看到政府鑒於煤之需要甚殷，除對現辦各重要煤礦，積極促進生產疏通運輸之外，又規定辦法十六條，獎勵人民開發煤礦。所以，湖北興山的煤礦，已開始出煤，將來每月可有一千六百噸左右的希望。廣西之遷江、合山、大隆等地則在籌劃開採之中，豈龍礦區的礦業，亦頗有可喜之成績。在建立國防工業刻不容緩的今日，這種現象無疑地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三、農村經濟本來已是憔悴不堪！去年收成，就一般說來，可稱不惡。江浙湖南一帶是豐收的。就是江西因水災影響，收穫雖只七成，但亦有四五千萬石的糧米。這些

米穀，在平時狀態之下，秋收後全省商人所購入之米糧，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但去年因戰爭影響，交通阻塞，至少有二千餘萬石之米穀，堆積在農村，無法銷售的。於是價格便一落千丈。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再益以地主之加租加批，再益以地方官吏不能好好的執行中央政府的意旨。徵兵，訓練壯丁，和募集救國公債等工作，變成漁肉人民的工具，馴致壯丁相率逃亡，農田因之荒蕪，這是抗戰以來，農村所呈現出來的危機，而為每一個關心於抗戰前途的人所不可不注意者。

鑒於農村經濟的這種嚴重性，政府當局與各地的救亡團體，便在設法打開這種危機了。在這裏，最容易使人看到的是調整農產，擴大農貨，推進農村合作，開展春耕運動，同時，對於從戰區逃出來的難民又組織墾殖團，開闢耕地的面積。這些工作正在進行中，只要大家認真做去，不久當有成績表示給我們。

第四、是對外貿易自抗戰爆發之後，由入超變為出超，和貿易重心之轉移。去年前七個月每月平均進出口總值為一八八·九百萬元；戰事爆發之後，激減至九七·九百萬元，（平均數）約減少百分之四十七。但在這五個月中，我國有四三、三八四、四二〇元之出超，與前七個月的一五八、五一四、七二二元之入超相抵，去年的入超額，遂減至一一五、一三〇、三〇二元了。這個數量，佔不到前年的一半。入超降低可以減少國際



匯兌上的壓迫，使中國的幣值臻於穩定。其次，上海素為對外貿易之重心，占全國貿易之大半，但自戰事發生之後，直接遭受砲火之禍，於是出口方面，逐漸趨於華南，現在把上海與其他各口岸之對外貿易消長的情形，列之於下：

進 出 口 總 值

	去年一月至七月	前年一月至七月	去年比前年增加	百分比
上海	七四三·四九〇·七九元	五二〇·〇七五·九五元	二二三·四一七·七九元	四二·七%
其他口岸	五九·三五·一〇二元	四六·五〇五·〇八三元	一五·八四〇·〇二元	三三·五%
	去年八月至三月	前年八月至三月	去年比前年減少	百分比
上海	一七〇·四八八三元	三九四·四三·五七元	三三三·六七五·七五元	五七·七%
其他口岸	三九·〇九七·〇六元	三六·二五·五五元	七·一八·四七四元	二·二%

從上表，可以看出抗戰以後，上海對外貿易較之前年同期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六以上，而其他口岸所減少的，尚不足百分之三。分別來說，廣州與其他華南沿海各埠且有上昇之勢。計廣州在這個時期中，增加了五百三十萬元，其他南部各埠共增加一千三百三十萬元。這不是證明中國的國外貿易已由華北華中，趨於華南嗎？

第五、是金融制度在奮鬥中堅強起來，長大起來。自八一三的炮火爆發之後，政府

卽公佈限制各銀行存戶提款辦法，三百元以上，一個月內祇准提取百分之五，卽萬元之存款，祇能提取五百元，其存款在一萬元以上者，無論十百萬，每月祇能提取六百元，這種辦法，對於金融之穩定，有着很重大的貢獻。但是，在這裏，尙不能完全完全的防止資金之外流。例如在全國資金集中的上海，錢銀業因百分之五的限制過嚴，不足以供商業上的需要，盛行一種「滙劃」制度。這種滙劃與以往隔日取現的滙劃，性質完全不同，祇可作為交易時劃賬之用，而不能憑票取現。但是一些投機家常常以這種滙劃掉掉幣，每千元貼水十二元至二十五元，取得法幣之後，再行購買外滙。像這樣子，資金之流出，怎能完全斷絕呢？因此，政府乃於本年一月統制滙兌。凡欲購買外滙的，政府必須詢問用途，如認為不急之需則拒絕賣出。這種措施，比較從前之單單限制提存自然是更進一步了。不過，陰險惡毒的敵人除了瘋狂的進攻之外，最近又企圖利用擾亂金融的手段，來動搖我國的抗戰力量。這就是嗾使北方偽組織設立所謂「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無價值的紙幣。用這種無價值的偽幣，去兌換，去收集華北被佔領區中九千萬法幣，套取我外滙基金。這是再毒辣也沒有的辦法。針對着這種陰謀，政府乃於三月十三日公佈「購買外滙請核規則」六條，將外滙買賣改在政府所在地之中央銀行或香港通訊處辦理，銀行需要外滙須向政府指定的中央銀行申請核奪。這種辦法公佈之後，上海之中外

銀行皆一致照辦，滙市十分安定；平津方面，中外各銀行亦停止外滙。這無疑給敵人一個很嚴重的打擊。如果我們看一看法幣的國外滙市之平均數，則更可知法幣是始終穩定的了。

上海國外滙市平均數(依滙豐銀行掛牌賣價)

年 月	英 滙	美 滙	法 滙
	單位 辦士	單位 美元	單位 法郎
一九三七年 一月	一四·三七五	二九·三七五	六二九·一〇〇
二月	一四·三七五	二九·三七五	六二九·〇〇〇
三月	一四·三七五	二九·三七五	六三六·二九二
四月	一四·三五七	二九·三七五	六四四·二六九
五月	一四·三七五	二九·三七五	六五五·〇〇〇
六月	一四·三一五	二九·三一五	六五六·四四〇
七月	一四·二五〇	二九·二五〇	七五六·六六七
八月	一四·二五〇	二九·二五〇	七六〇·〇〇〇

一九三八年	一月	一四・二五〇	二九・二五〇	七九三・〇〇〇
	二月	一四・二五〇	二九・二五〇	八四二・五八三
	三月	一四・二五〇	二九・二五〇	八五〇・〇〇〇
	四月	一四・二五〇	二九・二五〇	八六〇・五五六
	五月	一四・二五〇	二九・二五〇	八六五・〇〇〇

抗戰爆發之後，因為公私用度之浩繁，因為私人銀行發鈔之禁止，所以國家銀行鈔票必跟着增發。單就去年八月底來說，中中交農四行發行額已較七月增加六千七百餘萬元，連同其他七家的發行量，共計十六萬萬圓，與前年同期已增加了六萬萬元，但因準備金之比例始終在法定範圍以內，所以能保持其穩定。金融能够這麼穩定，對於抗戰有很大的幫助，這是我們應當欣幸的。

上面各點，是抗戰爆發以後，中國經濟所呈現的動態。從這些動態中，我們固然可以看出一些壞的方面，但同時却又可以看出正在增長正向好的方面發展的趨勢。我們討論了七個月來的經濟狀態之後，應當緊緊地認清牠的缺點優點，應當設法去克服所有的缺點，設法去發揮所有的優點。具體說來，我們應如何統制物價防止奸商之操縱，調整農

產，使農民不致視生產爲虧本之途；如何整理交易，調整運輸，使貨暢其流，各地間之貨物，無有過多過少之弊；在可能的制度之內，如何減租減息，厲行「有錢出錢」的合理原則，拔去阻礙農村生產的障礙物；如何計劃工業地帶，援助民族工業之遷移，獎勵私人之投資；如何更進一步去開發礦業建立國防工業；如何趕快縮短工廠遷移的時間，錄用失業的技術人材，熟練工人，使我國的工業在抗戰中發展起來；如何更有計劃的去統制國外貿易，加強外匯之統制，更進一步的集中現金，使金融制度更加鞏固更加適合於抗戰之需要。關於這一切的實施方法，乃是我們討論了半年來中國經濟動態之後的所有事。只有針對着客觀的需要，對症下藥，我們的國民經濟才能發揮其對於抗戰的助力，才能實現動員一切物力財力的主張。

這一切，是要在政府的領導之下：集全國的力量去進行的。

（許蔭新）

## 抗戰期中的經濟政策

經濟部成立已二月有餘，工作可分爲行政與事業兩方面討論，關於經濟，行政部中近所努力者，計有：（一）清理積存文件，對於請領鑛區，設立公司等，來文必以最迅速之方法，妥爲處理，各種鑛產品中，煤爲抗戰中最重要之必需品，現已訂有戰時領辦煤鑛辦法十六條，公布施行，（二）規定會計章則，規定經濟部各項經費請領支用辦法十五條，（三）調整附屬機關，前實業部及歸併本部之附屬機關，至爲繁夥，自調整後，已化繁爲簡，其中與農林有關之主要機關有二，卽農本局及中央農業實驗所，前農產調整委會，自歸併本部後，更改爲農調整處，附屬於農本局與工礦有關之重要機關爲資源委會，鑛調整處，中央工業試驗所，地質調查所，及鑛冶研究所，與商業有關之機關，爲全國度量衡局，商標局，漢口及廣州商品檢驗局，水利機關爲導淮，黃河，揚子江及華北水利委會，珠江水利局，江漢及涇洛工程局，及中央水工試驗，每間附屬機關，其職權皆已確定，不相混雜，如中央農業實驗所，掌農業技術，農本局則掌農業金融，農本局與其附屬機關，農業調整處，亦實行分工合作，農本局之重要職務在辦理合作金庫，

設立倉庫，及推行合作事業，農業調整處，則致力於農產運銷及生產貸款，又如資源委員會，爲國營工鑛事業之經營及管理機關，工鑛調整處，則爲扶助民營事業之機關，過去對於民營工鑛之遷移，材料之供給，技術之指導，資金之借貸，皆積極協助，至經濟事業，本部自成立以來，鑒于生產工作之重要，積極推進，不遺餘力，舉其要者而言，亦有四點。

(一)促進農業生產，對已耕之地，繼續推廣施肥，改良種籽，防止病虫，促進水利，對於未耕荒地，正與各省政府選定區域，設法墾殖，又如使農業生產，得以順利進行，足見對於農村金融及農產運銷，亦同時注重，務使後方民衆，其生產能力不但可以滿足戰時前方後方之需要，且有剩餘產品，可以運銷國外，以易取戰時必需之資料，如糧食棉花桐油等項，皆由政府設法購銷。

(二)建設基本工礦，基本工礦之事業，爲國防力量之來源，本部秉抗戰與建國同時進行之宗旨，對於此種事業之基礎，期在最短期內妥爲規定，且將此種事業，分佈于內地各處，現在如鋼鐵銅電氣煤礦等事業，均已分頭進行，期於最短期內得有成效。

(三)提倡民營事業，各種輕工業及人民辦理已有成績之化學機械、電工、紡織、造紙等工業，皆當由社會有志人士，出而負責推進，政府對於法定手續，當迅速處理，並

當以保息補助等各項方法，協助鼓勵，此外爲購買原料運輸貨品等工作，政府亦當予人民以種種方便，期使民營事業在內地各處逐漸活動。

(四)發展對外貿易，對外貿易，其目的在以本國貨品輸出國外，易得資金，并以此資金，買回國內所需要之貨品，在此抗戰期內，對外貿易，尤有其重大之使命，政府對于主要出口貨物，如桐油茶葉，已專設公司經營，本部已加入股份，對于若干特殊礦產如錫銻等項，亦已集中管理，此外對于若干友邦，並盼訂立以物易物辦法，凡國外市場所需要之貨品爲本國所能供給者，當設法提倡，加增生產，以便國貨之輸出日有進步。

(翁文灝)



## 戰時經濟建設問題

經濟部長翁文灝先生，不久以前對中央社記者發表一段談話，說明了政府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有許多很精闢的意見。我們認為經濟建設是支持長期抗日戰爭的最重要基礎，因此願本所見，與國人作一商討。

翁先生談話中，有三點最切實的見解，是今日我國經濟建設的不二原則：

第一、翁先生指出，過去政府重要經濟建設偏重沿海沿江一帶的錯誤，今後建設應注重內地，尤其是西南西北兩區域，這是很正確的認識。我們試想上海市政府富麗堂皇的建築，滬市場虬江碼頭等耗資千萬元的現代建設，今日不是在敵人炮火下化為灰燼，便是整個給敵人利用，這種痛心的事實，在目前是再也不能重蹈覆轍的。

第二、翁先生指出了目前經濟建設，是以國防和民生為目的，同時更說「但國防建設之一切辦法，以整個國家利益為前提，此前提之重大，遠過於它局部的觀念。」誰都承認，今日抗戰高於一切，民生的改善，足以動員全國的人力來支持抗戰：國防經濟的發展，更足以從物質上來保證抗戰的持久以致獲得最後勝利。政府今後建設方針表示要矯正過去浮面的與國計民生無補的高樓大廈建設，而切切實實把力量貫注到抗戰生產事

實上去，自然是一種飛躍的進步。

第三、翁先生更指明了，經濟建設要政府和人民通力合作，卽是如他所說：「經濟建設端賴全國上下，用其財力人力智力，共同努力經營，始克有濟。」我們看到蘇聯兩屆五年計劃偉大的成功，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不到十年便一躍而爲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工業國家的事實，他們經濟建設所以能够如此飛躍發展，便是因爲他們政府人民通力合作的緣故。過去我國經濟建設，所以不得到人民的踴躍參加，這並不是人民不願意經濟建設，而是過去政府的經濟建設，與人民自身毫無利益。所以今後要達到經濟建設的成功，必須發動人民自覺的參加。

以上三點是我們歸納起來的翁先生經濟建設方針，要義所在，現在進一步，我們在上面原則之下，再具體的來提出一點今後經濟建設的實際辦法。

在抗戰時期的國防經濟建設，首先應該積極開發礦產，發展運輸，擴大軍需工業。講到這方面，我們不能否認，中國重工業的資源是極度貧弱的，除掉煤礦之外，其它礦藏蘊藏極少，就是有很少數的儲藏，不幸大部份已被敵人囊括，這是第一個困難。再，中國重工業一向不發達，僅有的重工業，完全操在外人手裏，軍需工業更爲落後；現在各地所有兵工廠不少是曾左時代的遺物。針對着這二個困難，我們主張以國營的辦法，

政府應不惜一切犧牲來達到重工業運輸業軍需工業的建立和發展。我們始終認為，中國為世界和平而戰，一切資源技術的不足，皆有向愛好和平國家輸入和請求積極幫助的可能。

關於日常必需的輕工業品生產，政府不妨獎勵民營，但必須要有集中統制，使供求取得一致，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原料困難應由政府整固解決，工廠地域也必須政府合理的指定。

其次，在抗戰時期，農業生產應該加以擴大，中國號稱以農立國，但是過去每年自海外輸入大量糧食，在今日海口既被敵人封鎖，糧食輸入困難的條件下，我們必須使國內糧食生產大加擴充，方足應付戰時食糧自給。在這一方面，政府應努力獎勵墾荒，據統計我國可耕土地，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二十七（包括東北與西北）但現已開墾者，只佔百分之十三。東北雖已淪陷，但國內荒地尚多，倘加以有計劃開墾，不僅解決了大部分難民生計，亦即增加糧食生產。另一方面政府應致力救災治水，融通農產資金等事業，使耕地生產力提高；消極方面更應禁止毒物生產及減少畸形的商品作物生產（如供敵人所需的棉花以及菸葉等等），並統制釀酒等對糧食的浪費。

再次，講到改善人民生活，政府今日應該獎勵企業家從事生產，但必須防止企業家

利潤的畸形高漲。對產業工人的工資，應有合理的規定，使工人生活能够有保障同時對於流亡在各地的熟練工人，應給以工作機會，不使國力任其拋棄街頭。農民生活，必須改善。改善農民生活，最具體的當然還是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但在目前，一時恐不容易解決這個根本的土地問題。因此最迫切需要而且可能立即做到的是一切苛捐雜稅的免除，一切高額地租的減低，一切高利貸的禁止，積極的，便是政府應對下層農民作大量金融上的放款，和農產物價的穩定。

最後，我們應該鄭重說明，目前經濟建設過程中，上下通力合作的必要。在這一方面，政治上應該更開明，一切貪污應嚴加肅清。同時對人民，應給予民主的權利。今日農村中的苛雜徵發的壓迫，有不少農民在死亡綫上掙扎，他們已喪失了抗戰的熱情；假使政治不清明，民衆沒有民主權利，還是讓他們過着奴隸生活的話，那末經濟建設的勝利完成，是沒有保障的。

(石西民)

## 戰時財政經濟的基本問題

有人在說，今天中國的中心問題已經不是戰事問題，而是政治和財政經濟的問題。這話一般說來是正確的，因為軍事原來是政治的延長，軍事上的好轉一定要政治上的好轉來做保障。可是另外一面，我們却不能忘掉：今天中國一切的設施却必以加強抗戰力量為中心的目標，脫離了這個目標，或者超過了這個目標，在今天什麼作為都會變成對於民族國家的叛逆和罪惡。

今天有許多人不為我們的軍事擔憂，而在為我們的財政經濟狀況焦心。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誰都知道，我們最主要的財政收入——關稅，鹽稅和統稅，已經大大地減少了；我們較有基礎的工業中心——上海，天津，已經淪陷在敵人手裏了；我們一部份最豐腴的農產區域——江浙皖冀，也已經在敵人的鐵蹄之下了；我們在國外的存銀已經用去很多了；同時我們同胞的失業現象和生活的苦痛正在一天天加深。這些都是擺在我們眼前的嚴重事實。這些嚴重的現象如果沒有辦法和勇氣來補救，那對於抗戰無疑地會發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對於千千萬萬民族的戰士們，擔憂和焦心都是多餘的。問題是在拿出辦法和決心來

幹。當然的，在這篇短文裏邊，我們決不可能用很多的數字和詳盡具體的辦法，來討論目前的財政經濟問題。我們在這裏只想就目前的事實指出幾點頂重要的事情，供當局和國人的參考。

第一，在財政上我們堅決要求澈底實行『有錢出錢』的原則。中國不是頂沒有錢的國家，我們在國內和國外的存銀也有三十萬萬元以上。中國不是只有窮光棍的國家。中國人民在國內國外的存款就有四十萬萬元，單是上海一埠存款原有二十一萬萬元，在滙豐銀行裏的華人存款，據說就有六七萬萬元。然而可憐得很，我們要募集五萬萬元救國公債，募了七八個月，還募不到半數。以廣東這樣一個富庶的省份，要募二十萬元公債本來不算難事，然而到現在還募不到一千萬元。在另一方面，在抗戰的最初兩三個月裏，一些有錢人運到國外去的錢，却已在二萬萬元以上！這些都表示什麼？這些都表示出：國內一部份有錢的同胞還只願眼看我們幾十萬英勇的健兒到戰場上去拚死，看幾百萬的難民同胞活活凍死餓死，而自己却只想逍遙和揮霍的安適生活。這現象在我們全面抗戰的意義下。是絕對不容許的。

戰時財政的最高原則就是『有錢出錢』，在這個原則之下，我們要求當局對救國公債的徵募要到有錢同胞的身上去強制地執行，切不再要在窮人頭上去搜括。救國公債和救

國捐在鄉村裏面已經鬧到天怒人怨，有些農民竟因此而被迫爲匪，甚至加入漢奸隊伍。這種嚴重的現象我們不得不慎重注意。在有錢出錢的原則之下，租稅制度也應該盡量改善。這裏，可參照閻錫山先生在山西的辦法，厲行合理負擔。尤其是要徵收累進的財產稅，遺產稅和營業所得稅，來充實國庫和地方財政。

第二，在經濟上我們要堅決執行以鞏固國防爲中心任務的經濟建設。據經濟部長翁文灝先生發表的談話，他認爲我國經濟建設之目標有二：一爲國防而建設，二爲民生而建設。我們以爲翁先生的話非常正確，因爲「爲民生而建設」在目前階段上，也是爲的充實抗戰的力量。翁氏還指出以後經濟建設的具體目標四項：（一）建立國防基礎工業以促進礦產之開發，電力之供給，並爲普通工業樹立基礎。（二）促進農業改良及科學方法之利用，以期增加產量。（三）利用本國原料，改善農工礦生產技術，以期減輕成本，推廣銷場，並使食糧燃料，以及其他必需用品漸能自給。（四）健全農村經濟及工商同業團體之組織，使能互相協助運用靈活。

經濟部所規定的經濟建設方針和目標，大體上可以說是正確而且相當完備。在這裏留下來的問題，第一是精詳的計劃，第二是堅定的實幹。但我們這裏必須補充一點：目前從事國防經濟建設，正是千頭萬緒，在這千頭萬緒中間，我們必須把握今天最重要的

關鍵。這個中心關鍵一經轉動，不但經濟活動本身，而且整個戰局也將爲之展開。這個關鍵就是軍需工業和軍事運輸系統的建立。抗戰的軍事直接要求我們，必須把握這個中心工作來推動整個局勢。在軍需工業方面，我們要運用原有的基礎，西北和西南的豐富原料，以及國外技術和資金的援助，先從修理裝配入手，同時擴大原有製造廠，由此而建立起強大的新軍需工業來。在軍事運輸系統的建立上，我們要趕緊配合着外交的關係，在西北和西南建立鞏固的運輸網，來保證我們的外援可以源源不絕。

第三，在財政和經濟建設的資金上，我們要大量引用外資。大家知道，我們的外交路線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聯合英美法蘇等和平民主國家。在這一方面，我們在經濟關係上，我們要更多的取得這些國家的聯系與幫助。特別是英美兩國，他們對華的援助主要是建築在牠們在華的經濟利益上。如果我們在金融和經濟開發上能夠得到牠們更大的幫助，那對於我們的抗戰當然有很大的影響。當然，我們要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經濟建設有所幫助，我們必須作種種讓步甚至會吃相當大的虧。然而這點我們在天却不能總慮過慮。誰都知道，蘇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對外國資本家曾作種種讓步，終於因爲自身政策的正確和堅定，這些讓步却換得了更大的收入。中國在今天要用一切力量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英美法等國的某些讓步是容許的，而且在目前國



際和國內情勢之下，還是必要的。這裏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們抗戰到底的堅定國策。

最後，我們要指出一件最基本的事情。我們始終這樣相信，只要我們在政治上有辦法，軍事就可以好轉，財政經濟也不成問題。剛才我們說過，我們要堅決執行有錢出錢的原則，要厲行國防中心的經濟，要忍痛利用外資，所有這些財政經濟的基本步驟，都必須在一個前提之下進行：我們必須堅決執行抗戰到底的國策，必須具有徹底執行抗戰綱領（財政經濟綱領在內）的機構，必須充分動員民衆，盡量激發他們革命的自動性，使他們積極參加抗戰及一切政治經濟的設施。

（錢瑛瑞）

## 抗戰過程中的經濟危機與解救

現值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人民顛沛流離之際，我們的政府與民衆皆應檢查過去，努力現在，策進將來。方能轉禍爲福，轉危爲安。我們國家民族這次所遭受的浩劫，可謂空前未有。宋明之亡，皆亡於人口數百萬的游牧民族。除改朝換代之外，我們種族的潛勢力依然存在。故不久異族卽被我同化。最後卒恢復了我們國族的自由。至於此次侵略我國倭寇則爲人口六千餘萬及高度工業化之鬪武民族。其野心狂夢直欲剪滅我國家的生存，斷絕我民族的生命。故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侵略莫不兼而有之。其目的在使我們國族滅亡之後永遠不易翻身。其用心之殘忍，計劃之很毒，手段之毒辣，及行動之野蠻，皆無以復加。惟平心而論倭寇固橫暴已極。我們自己也往往太不爭氣。假使我們的政府和人民沒有種種的弱點，則暴日必不敢對我國大舉入寇及加緊侵略，可以斷言。古人說：「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又說：「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又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所以中國今日受敵國空前的侵略蹂躪，推到究竟大半都是我們內部「昧弱亂亡」及「自侮自伐」的結果。我們國族要作持久的神聖抗戰，以期獲得最後勝利，非極力補救我們的弱點和培植我們的優點不爲功。我們不但應有抗敵的決心，

而且更應有抗敵的實力，方能持久。所以我們國族要救亡圖存，起死回生，絕對不可諱言我們自己的弱點，庶可積極加以補救。

就抗戰期中的經濟狀況而論，我們最大的弱點莫如產業的落後與貧富的不均。這是我們內力不充實的一個最大原因，至產業何以落後與貧富何以不均，又大半緣於過去政治之不良。否則必能如革命以後之蘇俄僅用二十年餘的工夫即迎頭趕過英美。蓋自民國初年袁氏亂政之後，軍閥財閥及腐敗官僚相率爭權奪利，暴斂橫征，貪污搜括，中飽營私。遂致國貧民病四海困窮。即北伐成功國民黨執政以來，政治亦迄未切實修明，澈底澄清。因此一方面阻礙了國民經濟應有的長足進步，一方面更形成了封建式的金融資本主義，孔子說：「有國有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又說：「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兵法說：「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又說：「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又說：「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孫中山先生說：「少數人的富是假富，多數人的富纔是真富」。又說：「中國今日之貧弱皆官吏貪污政治腐敗爲之害，倘此害一除，則致中國於富強，實頭頭是道。」最近數年來，中央及若干省區雖有刷新國家政治及改善國民經濟之

動機。但徵之實際，則許多設施舉措往往仍與政府最高當局之苦心，國家法令之本旨，及一般人民之公意，皆背道而馳。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吾人不得不引爲深憂。現在國家已達到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操則存，捨則亡。」「勝則興，敗則滅。」凡負有國民國家之責者萬不可一誤再誤。方能內固邦本，外抗強敵。否則仍如中山先生所謂「種種作惡舞弊，無一不斷喪國家之元氣，傷殘人民之命脈。」弄到國貧，民貧，兵貧，祇有最少數人坐擁大宗不義之財。「上富而驕，下貧而怨」。猶不力圖解救民困，加厚國力，欲免危亡，其可得乎。

我們國內的經濟危機既如上所述。何況敵人復加緊侵畧肆意破壞我們的經濟建設，及劫奪我們的土地資源。致國計民生更感窮蹙。國家財政亦更形拮据。故欲抗敵持久，我們今後的經濟設施，務須對於國計民生能切實兼籌並顧。經濟的使命原爲經國濟民。所以全國的經濟資源皆應善於開發，並爲最經濟而最正當之利用。然後國家不虞財政支絀，物力匱竭，民衆亦不致生計困窮，生活憔悴。我們的經濟財政及金融政策皆應以保障國家的獨立自由及生民的暢遂福康爲旨歸。各種具體方案雖非本文所能罄述。但其羣策大者至少應包含下列諸端。

#### 一 關於財政者

我們抗戰時期的財政不應專以籌措戰費爲目的，並應於可能範圍內力求平均人民負擔。然後全國的經濟力量更能持久。我們的戰時財政支出在中央每日平均約需四百萬元。或每年約需十五萬乃至十八萬萬元。地方雖無綜合統計，但戰時的財政支出亦當比平時有增無減，自屬意料中事。籌措方法不外以下數者：（一）增加現行各稅稅率，（二）舉辦新稅，（三）募集公債及籌商借款，（四）強制攤派特別捐款，（五）有限制的通貨膨脹。茲畧分述之：

（一）增加現行各稅稅率

（甲）關稅稅則因無法普遍提高，不得已僅加應增原裁撤之土貨轉口稅。稅率係定爲百分之七·五，預計每年轉口稅收入不過三四千萬；惟負擔轉口稅者僅爲本國貨物，故一面應力求減少征收機關之苛索留難，一面應取銷各省自征之產銷稅，以免商旅裹足國貨滯銷。

（乙）鹽稅因海鹽產區相繼失陷，河東池鹽亦岌岌可危。故應迅速獎勵川滇等省之井鹽產製以維民食而裕稅收。每年至少可增加產額三四百萬担。獎勵之法，一面應責成銀行低利放款，一面由政府收買一部份產鹽，存儲備用，以減輕製鹽成本調節食鹽售價，一面亦應提高鹽工工資，改善鹽工待遇，以安鹽民生計。

(丙) 統稅中之必需品（如棉紗麥粉等）其稅率多不宜再增。又捲菸及土菸土酒之稅率亦已分別增加五成，一時頗難再增，至地方所征附加稅或產銷稅亦宜一律裁併。

(丁) 印花稅在去年十月已由財政部呈准將法定稅率提高一倍，故亦不宜再加。

(戊) 所得稅中之第一款所得如不易普遍開征，不妨先由公司及錢莊入手；然後逐漸推行於一般商店。又第二類之所得在一萬元以上者宜加高其累進稅率或另征超越所得稅。至於第三類之證券及利息所得，亦可細分為兩子類，對於存款利息所得在一千元以上者不妨酌探累進稅率。蓋第三類為投資所得在理論上原應比第二類征稅尤重，而且征收手續甚為便利也。

(己) 營業稅法雖經財政部參酌地方情形，釐定各省單行征收章程。但應於可能範圍內力求整齊劃一，以免過於紛歧。最近如四川營業稅更有改為中央稅之說，作為抗戰中之暫行辦法，未始不可。但應各省一律。又營業稅既有逐漸演變為交易稅或販賣稅之趨勢所定規章應力免煩苛。如對於肩挑負販等小本營業均應予免，以示體恤。

(庚) 田賦除少數之市區或可次第改徵，土地稅外，祇能辦理簡易土地陳報，俾已耕

未稅之土地可一律升科，而使農地負擔較爲公允，此外並應極力減免除預徵以蘇民困。

(辛) 飲鴆止渴之鴉片非法收入，應毅然決然早予廢止，並提前實行禁絕鴉片毒害，以挽救種族墮落而洗雪百年國恥。倘能改善國民生計，培養其他稅源，則公家財政決不憂不足。

(二) 新稅之應舉辦者莫如遺產稅。關於此稅去年中央政治委員會曾核定有遺產稅法原則。倘能再加一度修改，並制定簡便稅法，擴大免稅範圍，責成所得稅經征機關妥籌試辦，一時雖不易收效，當於戰後財政不無小補。

(三) 募集戰時公債及籌商外國借款亦爲籌措戰費之重要法門。去年發行之第一批救國公債五萬萬元雖大致認購足額，惟政府實際收得之數恐尙不及三分之二。至於孔部長去年向英法美捷等國商訂之債款或成立之金融協定雖有數起。但借款總數究爲若干，及能否以一部份移充戰費或作購械之用，不得而知。將來戰事延長，或須再募一批救國公債亦未可定。又中央政府之內債既經全部整理以減輕國庫負擔。後方各省之地方公債亦宜有一度之整理，酌予延長償還期限及減低利息，以減輕地方公庫負擔而舒民力。否則地方債務支出爲數過鉅，地方賦稅又不宜增加。

預算收支既難期適合，教育建設等費則仍嫌太少，必致公私經濟均日感枯竭也。

(四)強制攤派戰時特別捐款，亦為非常時期籌措戰費之一法。現時銀行存款之提用及外匯之購買均已明定限制。故由財政部主計處及審計部合同調查私人存款及公司股息並非難事。又私有土地之多寡亦大都有地籍可徵。倘能對於一萬元以上之財產所有人按累進制攤派一次之戰時特別捐，必可立籌鉅款。既符按能力出錢之本旨，復合節制資本之精意。比之多向貧民征稅，固遠勝一籌也。

## 二 關於金融者

(一)有限制的通貨膨脹亦為籌措戰費之一的最要法門，且為發展國民經濟所必需。鄙人前此曾主張應由財政部製鉅額之五角及二角輔幣券，交由中央銀行發行。比之各省各自印發輔幣券之現行辦法實遠較妥善。此種集中發行之輔幣券既可通行國內，並可將各省自發之輔幣券次第換回，以收統一輔幣之效。又此種輔幣之法償額可明定每次最多以五元為限。自不至影響。

(二)本位幣券應由中央銀行依照國家金融政策及國內實際需要，為有條件之逐漸膨脹。可自本年度起在抗戰期間以每年增發五萬萬元為度，以供墊付國家軍費及扶助農工商業之用。因現時中交農四行之幣券，為數僅十五萬萬元左右，並不算



多。況中央銀幣券之法定準備雖減低二成，仍比多數重要國之中央銀行準備為高也。

(三) 統制外匯吾人亦早有此種主張。幸現已實施。此為穩定金融之必要手段。不但購買外匯應經財政部之核准，卽現金現銀之私運出口亦應予查禁。並應繼續收買民間生金銀及銀幣。凡用生金銀及其製成品或用硬幣繳納國稅者，宜參照購募救國公債獎勵條例之規定於折合法幣後，給以百分六之退稅，以示鼓勵，因生金銀之搜集，不但可以充實幣券準備，並可用以向外國購買軍用品也。

(四) 金融機關之放款應受政府主管機關之監督指導，並依政府之經濟計劃為之。為免除同業競爭及集合全國流動資金為最經濟之利用起見，宜將現有中中交農四行之貼放委員會之組織酌予變更，俾其他有充分資本及鉅額存款之銀行均可加入。並逐漸提高中央銀行之地位，使獨任辦理重貼現交發行幣券之責，不必與其他商業銀行爭利。庶使該行更能充分行使其法律賦予之特權，而發揮調節全國金融之實效。

### 三 關於經濟者

(一) 今後全國的經濟政策，應依據民生主義及物質建設中所定之大原則及大方針，將

全國的經濟事業分兩途發展：一爲國家或地方經營，二爲私人經營。公家經營之經濟事業，在原則上雖不必以營利爲目的，但應力求開支撙節及辦理盡善，如有盈餘，應歸入各級政府之公庫，以減輕人民之賦稅負擔。否則公營事業愈多，卽私營事業愈少。國家稅源既有減少之慮，而營業收入復於公庫無補，則公家財政收入必大受其影響，此應行注意者一。

(二)應由國家經營之經濟事業，非萬不得已，不宜交與私人經營。如因國家或地方實力不足，必欲參加人民股本，亦宜使政府資本遠超過一半以上，並應限制私人投資之紅利以免受私人操縱，又政府與人民合營之經濟事實均應依法納稅，不宜動輒給以種種免稅待遇。此種事業更不許假統制之名，行聚斂之實。反乎此者政府應取銷其私人股本，或懲辦其負責人員。

(三)私人經營之經濟事業，在其正當範圍以內雖應加獎勵，但不宜輕於賦予種種之專利權，以免剝削一般民衆或損害公家利益。

(四)在抗戰時期對於供有有害的或奢侈的物品與勞動之私營經濟事業，均應分別加以取締或禁止銀行貸出動資金以免全國的物力勞力及資力投諸不正當之用途。

(五)政府對於物資政策，應願消費者與生產者雙方之利益爲原則，而加以合理的限制

。又對於各種勞動者之工資亦得參酌地方情形爲最低工資之限制。又工廠法規亦應逐漸設法推行，以增進勞工之福利。

(六)對於戰時應徵兵役義務者之家庭，應由政府酌予補助。又陣亡士兵之家屬撫恤費亦宜照章核發，不可有名無實。又對於戰區退出之難民尤宜分別安插，俾各盡所能，繼續參加經濟生產。

(七)人民的職業教育尤宜積極提倡，以期增加戰時的經濟生產力。因戰時國家方面消費甚鉅，人民方面亦損失甚大。非提高一般生產者之生產能力，不易使全國人民之物質供需能彼此適應。

上述各種應有的經濟設施舉措，雖不必能完全解除我們民衆在抗戰時期所遭受的種種艱難困苦，但至少可以使大家的經濟生活更爲安定，使大家應得的經濟報酬或應攤的經濟負擔更爲公允。使社會最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利益更能互相調和，而無極富與極貧之患。則全國的民衆必更願爲國家出力効忠，犧牲奮鬥。以打倒外寇之堅甲利兵，而恢復我們固有之錦繡河山，此則吾人所敢斷言者也。

(陳長衡)

## 外匯統制以後的中國經濟動態

中國自從廿四年十一月施行新貨幣政策後，銀本位的貨幣制度即已壽終正寢，而事實上變爲一種外匯本位制。其始，財政當局還極力否認業已放棄銀本位，但事實是十分明顯的。翌年夏，中央復宣布修改發行準備條例，從新規定金銀外匯均爲紙幣發行的合法準備，於是，外匯本位更得到法律上的認可，而爲一般人所普遍認識。

我是主張根據貨幣購買力來澈底改革中國幣制的。可是這不是本文的範圍所容許討論的問題。新貨幣政策施行後，中國的貨幣價格即釘住于每元折合英鎊十四便士半之上，而以此爲穩定的目標。直至上月實施外匯統制之日——三月十四日——止，這個外匯率始終沒有發生過劇烈的變動，這是中外論者所同聲稱許的偉大成功。

抗戰半載，平津滬京相繼淪陷。中國法幣在這些失地的流通總額不下十萬萬元。這種情形對於中國的外匯實含着不少的威脅。因爲敵人是會不斷地吸收法幣來換取外匯，藉以搖動中國的外匯率和貨幣基礎的。最近日寇復在華北設立所謂準備銀行，接管平津所存白銀，發行新鈔票以兌取中國的外匯準備，公開進行其擾亂中國外匯市場乃至整個貨幣制度的政策。至是，上述的隱伏威脅乃成爲人所共見的顯露現象。

在這種形勢之下，一向採行無限制供給外匯政策的財政當局，自不能不改弦易轍，而決然於三月十四日實施外匯統制。統制辦法共分三條如下：（一）外匯之賣出，由中央銀行于政府所在地辦理，但爲利便起見，得由該行在香港設立通訊處以司承轉；（二）各銀行因正當用途于收付相抵後，需用外匯時，應填具申請書，送達中央總行或其香港通訊處；（三）中央總行接到申請書，應即依照購買外匯請核規則核定後，按法定匯價售與外匯。

外匯統制施行以後，中國的外匯漸次由暗伏而明顯地趨於跌落，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住在廣東的人最近兩週中大家都驚愕地看着港紙飛漲，在三月廿八九的兩天，竟達到加六七八和六七九（毫券計算）的最高紀錄。許多人因此竟發生一種錯誤的認識，以爲是港幣價值陡漲，而不知道原是中國貨幣價值的突降。其實，港幣的價值自從中國施行外匯統制以來，不特未嘗稍漲，而且還跌了一點，由十四便士三十二分三十一跌至十四便士八分五左右。

上海的外匯市場，在施行統制後的第一週中，因爲外商銀行還肯遵守其與財政部所訂立的『紳士協定』，維持着十四便士十六分一的商盤，故表面上尙未見到有什麼風波，但是商盤以外的行情，即所謂外盤却已逐次與商盤距離愈遠而做成緊張的形勢了。外盤

的滙率在十六日爲十四便士，到了十九第一週的星期六，便跌至十三便士十六分九，再過一週（二十六日）更跌至十一便士四分三。外商銀行因爲中央總行所核准給他們的外滙數量和他們所請求的數目相差太遠（他們第一週所請求的『最低數額』據說是一百二十萬磅，而中央總行所核准的則只爲四十五萬磅，）遂認爲無法再能維持商盤與外盤之間的差異。因此，二十八日上午，他們便把商盤降低到十二便士，希望藉此可以使商盤與外盤漸趨接近。可是，結果外盤却愈加跌落，竟至低到十便士二分一，而引起當日的巨大風波。

照近數日的形勢觀察，外滙風波的緊張程度已大見減殺了。港幣的價格已見回跌而盤旋于加六四四（上海外滙法幣一元折合英鎊十二便士半）左右了。但這個滙價仍然表示着外滙的險象還未完全過去。如何才能打破這種惡劣形勢呢？想答復這個問題，我們是要把此次外滙風潮所以發生的原因加以分析的。

做成此次外滙風潮的主要原因，可以說共有三種。

第一是敵人有意搗亂。自外滙統制實施之日起，日商銀行即不斷的把我國法幣價壓低以進行其搗亂的陰謀。他們在三月十六日所出的滙價是十四便士，隨着夏天把他壓低，十九日的出價已低到十三便士十六分九了。第二週以後，他們自然是來勢愈兇，使

外盤與商盤的裂縫越加擴大。另一方面，他們又在虹口區中禁止法幣之使用，推行日幣之流通。而最近復把大批在華北所換取的鈔票運入上海。凡此種種都可證明此次風潮之所以發生于華中傀儡組織成立之日，並不是偶然的。

第二是外資之企圖逃避。統制施行之初會引起恐慌心理因而發生資本逃避的現象，這是外國所常見的。中國此次實施外匯統制自然也不能例外，統制辦法規定外匯之賣出由中央總行于漢口辦理，上海外商銀行之請核要經過香港承轉，自更助長了恐慌的程度。就第一週中上海外商銀行所請求的一百二十萬鎊那個數目以觀，其必包括着不少的逃避資金實可斷言。因為上海一埠的一二月份貿易的入超總計不過一千萬多一點，中央總行第一週所核准發給的外匯（四十五萬鎊）已足應付其一個月的平均入超額而有餘了。關於此點，財政部的發言人說得很清楚：「自新制之頒行，兩週以來，對於上海之分配數，實際上尚高于本年一二兩月份上海之貿易入超。對於全國之分配數亦幾等于全國各關一個月（以本年一二兩個月均計）之貿易入超。且上項核准之數較之一兩個月前中央銀行售出外匯數目亦屬有多無少。」

上述的兩種原因可以說是此次外匯風潮的近因。第三種較根本的因素則為我國對外貿易之逆轉。我國貿易入超自民廿一年以後漸見減低，尤以發動抗戰的去年為特甚，茲

將其數額列表如下（單位萬元）

廿一年	八六六	廿二年	七三三	廿三年	四九四
廿四年	三四三	廿五年	二三五	廿六年	一一五

這種入超漸減的情形是穩定新貨幣政策施行的中國外匯的主要力量。去年抗戰全面展開以後，入超且復變成出超，計自九月起迄十二月止共達五千三百餘萬元。因此，中國的外匯遂毫不費力地得以安定下去。可是，從今年一月起貿易的形勢轉逆了。一月份已由出超轉爲入超一千六百萬元，而二月份的入超復激增至三千一百餘萬元。中央當局之所以要統制外匯和我們之所以要研究外匯對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說到外匯對策，財政當局一向似乎只注重收買白銀以加厚外匯基金一點。我以爲，這種治標辦法是很不夠的。姑無論政府現存白銀尙有多少，收買進行是否能見大效，全國的白銀究屬有限，如果國際收支的形勢不謀根本改善，源源外流的白銀是終有窮盡之目的。所以今後的外匯對策應著重下列數點：

(一)實施貿易統制。我們在抗戰期中每年要以外匯支付數萬萬元的軍用品代價。故上述的貿易逆差趨勢，是應該迅速藉統制方法予以驕正的，如何限制進口，如何促進生產，如何刺戟出口，實是當局所宜馬上籌劃施行的急務。



(二) 鼓勵華僑匯款。華僑的匯款年逾三四萬萬元，是我國國際收入的一個主要項目，也就是安定我國外匯的一種基本力量。所以，在抗戰期中，政府尤應鼓勵他們盡量把存款匯歸祖國，並且指導他們投資于國內比較安全的地域。

(三) 防止資本逃避。外人在華投資共達一百萬萬元以上，在戰事未結束以前，尤其是統制外匯以後，他們勢將用種種方式把一部分資本向外移動，這是外商銀行的請核外匯數額所已証明的趨勢。所以，防止他們這種企圖（包括保障友邦投資）也是一個必需步驟。

我從前曾根據物價指數指出法幣的匯價應降低至十二便士半左右。但這是就未發生戰事而且假定對外匯和貿易均不實施統制而言，在需要鉅額國際支出以維持抗戰的今日，我却以為政府應以恢復兩年來所已安定的匯率為其努力的鵠的。（湯澄波）

## 最近敵我兩國財政經濟力量消長的對比

就最近所發展的敵我各方面的情勢看，我們的最後勝利，是更其有確切的把握了。不管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以及國際的，我們的力量之一天天加強，與乎敵人力量之一天天削弱，是非常顯然。

就經濟言之，抗戰八個月餘，我在稅收及產業方面雖損失得非常大，但基礎與秩序始終很穩固的，這次外匯統制主要是為應付敵方圖以偽幣搗亂而起，決非我資力空虛之故，此由外匯市場之旋即恢復鎮靜，以及國外反應之良好，可得而明証。至於救國公債應募的滯緩，決非我國民經濟力量的薄弱，而是動員不夠，沒有真真做到「有錢者出錢」的原則。現在臨全代會對於「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已有具體方針決定了；同時，又確立了「樹立重工業基礎」，「發展農村經濟」，「實物評價制度」，「推行統制稅制」，「澈底改革財務行政」，「統制金融」，「調整工商業」，「安定金融」，「擴展交通綫網」，「改善人民生活」諸國策，這些都為保障抗戰勝利的重要條件。以我民力物力的雄厚，前途實未可限量。

至於敵人方面呢？這裡為篇幅所限，雖無法詳述，但至少可以擲出以下種種窘態：

所謂「對華事變費」預算，一九三八年度（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卅一日）就已達四十八萬五千萬，加以前（蘆溝橋事變起至本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二十五萬六千萬，合計七十四萬一千萬元，連普通預算共達一百萬萬元以上。四十八萬萬餘元中僅三萬萬元規定增稅，餘四十萬萬餘元須依靠公債，合普通預算中應發公債七萬萬元以上，計一九三八年須發五十餘萬萬定額的公債，如和以前所發的一百十九萬萬餘圓，及應發未發的六七萬萬元合計，將達二百萬萬元，怎樣銷售，實太成問題。至於增稅，不但把人民壓得喘不過氣，而且緩不濟急。通貨膨脹更可怕，日本銀行紙幣發行額已自「事變」前的十萬萬元左右至本年三月增加十八萬萬左右了。濫發紙幣結果，外匯必將更形動搖，物價暴漲亦必愈益加烈。本年二月份批發物價指數平均為一九八一，比一月份增百分之二·六，比去年八月增百分之九，人民生活的困苦可知。此外如貿易衰落，國際信用破產等等，在在都象徵敵人財政經濟崩潰的預兆。（鄭森禹）

## 最近蘇聯經濟全貌

在本文內，吾人欲將蘇聯對於工業方面及農業方面之管理所獲得之結果，作一簡短之檢討。惟在可能範圍內，吾人隨處均未將現代蘇聯之生產數字與戰前俄國之生產數字，兩兩相較。

但此類之比較，常非易事。吾人只能在相等價值之各單位間，以作比較，乃至爲明顯者，譬如：以一九三六年之「盧布」而與一九一三年之「盧布」相較，別人皆知不可矣。然則以「金盧布」爲起點而相較，有如蘇聯經濟學家有時曾如此作其比較者，或亦較爲適合乎？惟吾人仍有可以置疑之處，蓋一九一三年之「金盧布」之「購買力」，又與現在之「金盧布」之「購買力」，有所不同者矣。

所以，吾人在此力求僅以不爲浮動金融所影響之各單位而作比較，例如：重量之單位，長度之單位，以及容積之單位等等，

然而，即在此類之事件中，仍不能不有所審慎顧慮。蓋某一國度之「工業化」運動，常可將昔時幾乎完全不列入調查表內之某種種工業，而今都包羅入於「現代統計」之內。例如，從前俄國農民生產極大量數之牛油及其妻女於冬季之悠長晚上所織就之幾十

萬公尺之蘇布及羊毛品，均無任何種類之稽核，即爲最明顯之例證。又如在俄國遼闊幅員內無數村莊鄉鎮所資以養活盈千萬之小工匠之製靴業，製布業，以及製帽製機等業，亦全無若何之監督。再則戰前日光僅及於規模較大之工業企業之各種統計，自亦不能注意及於此類小工匠之生產也。

在現代之蘇聯內，吾人知道小農業生產者以及小工匠之輩。在事實上已經不存在。蘇聯之「工業化」運動在整個生產之任何部門內，均有長足之進步。普洛郭波維區(Pr. G. Povich)教授在其經濟學報內所作「今日之各種統計實較戰前爲收維有更複雜與更廣濶之貨品項目」之公正觀察，吾人自不能予以否認。

故本文所作之比較，欲求其正確有價值，吾人只能以重工業方面，若干輕工業方面，以及某種種消費品爲限；因其在戰前即已全由各企業工廠爲之製造也。

關於農業方面，因同樣之理由，吾人之比較，亦只以「可耕地」爲限；而且曾經應用新式農具之數目，吾人亦必注意及之。

一，重工業 蘇聯二次之五年計劃，其主要之目標，無非求國防之加強。蓋其國內之第一問題，無非將此廣漠之國土，加以充分之準備，以防外來之侵畧而已。

故其以發展於戰爭爲必需之笨重工業爲目的之第一五年計劃，實將目的全在滿足個人需要之各種工業，犧牲殆盡。

第二五年計劃內，某種輕工業，雖有其相當之地位，然為近代戰爭之筋髓之冶金業，石油業及煤業，仍為政府方面所最操心之一點。

事實上，此三類工業到現在止所已獲得之結果，吾人實不能不承認其為重大。

#### A 冶金工業

冶金工業，實為蘇聯政府所有一切努力以及一切操心之目標。下列數字，即為一九三與一九三六年之生鐵與純鋼之生產數字之比較，（下列括弧內之數字，為預計一九三七年所應達到之數字）：

以百萬噸為單位

一九一三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之計劃
生鐵：四，二	一四，五	(一六)
純鋼：四，二	一六，三	(二〇)

根據右例比較之數字，一九三六年之生鐵生產量，實較一九一三年增加三倍有餘，而純鋼之生產量，則幾及四倍。

在一段長時間之內，蘇聯冶金業生產方面所曾感受之嚴重缺點，應為生鐵生產量與純鋼生產量之兩不相侔，蓋後者之生產數字，顯較前者為低微。

然而自一九三五年起，此種不均衡之數字，即趨消滅；至一九三六年，則純鋼之生產數字，已突過生鐵之生產數字矣。

至此類冶鐵爐之生產效能，即與各大工業國所已得之數字相較，亦有企而及之勢。以一九三六年而論，蘇聯每平方公尺之純鋼生產平均數為四·二噸；而美國之平均數，則為四·三噸至四·八噸。

惟蘇聯冶金工人之生產效能，則遠較美國為低：一九二九年美國工人之全年平均生產數字，估計為一·七三五噸，而一九三六年之蘇聯工人尙未超過五七五噸之數目。

大概而論，同一數量之生鐵或純鋼之生產，蘇聯與美國相較，其所需之工人，約增二至二·五倍。

承認其所短之蘇聯報界，對於此事之解釋，則謂由於工業組織之不善及分配工人於各工廠之不良云。

#### B 石油業與煤業

石油工業與煤礦工業之使蘇聯統治之階級之注意，亦因石油與煤，同為近代摩托化戰爭所必不可缺乏之物品也。

與上例第一表有相同者，其一九三六年之石油生產數字亦與一九一三年相較為增加三倍，至於煤之生產數字，則已增加四倍矣。

以百萬噸為單位

一九一三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之計劃

石油：九，二 二九，二 (三四，五)

煤：二九，二 一二六，二 (一五〇，〇)

蘇聯對於此二種工業，日求推廣，曾不稍懈，各處之新石油井，均曾開鑿，據其預計，一九三七年份，須增加石油二百萬噸，惟事實上，在本年之前七個月內，尙未超過四十萬噸之數目。其對此工作之努力，則尙始終未懈也。

二 輕工業與消費工業 吾人在前面已有機會說及，蘇聯政府在長時間內，均幾乎完全集中其努力於重工業一方面。故即在草擬其二次五年計劃之際，對於其他之一切工業，均皆不甚注意。惟在事實上，則又較其計劃上之輕忽程度，而尤過之。

蘇聯之「輕工業委員會」最近曾承認：雖然一九三七年度內尙可滿意，惟第二五年計劃所委給於該一部門之責任，則尙有不能履行之勢。

在輕工業方面之某種工業內，則即第一次五年計劃所規定應於一九三二——三三年度達到之限度，迄今尙未達到：

一九三七年度所應有之羊毛品數量，為一萬另八百萬公尺；然而依據第一次五年計劃之規定，則自一九三二——三三年度起，即須達到二萬七千萬公尺之數目者矣。又一



九三七年度所應有之麻布數量爲三萬七千三百萬公尺；然而依據第一次五年計劃之規定，則自一九三二——三三年度起，即須有五萬萬公尺之數目者矣。

*Tsvetia* 報於本年九月十七日所著之社論內曾謂：本年度之輕工業，不論其任何部門，均將不能完成其責任。觀此則其不良結果，殆尤有甚焉。

此外，則其貨品之質的方面，亦嫌不足。「輕工業委員會」之機關報輕工業報對於各種貨品質料之惡劣不能應用，亦曾向負責之各主持人，攻擊不遺餘力。

輕工業方面所得結果之如此不良，竟致所有「輕工業委員會」內之主持人，均受以撤職之處分。

至於各種消費工業，則在常川進步之情形內。

有若干事實——例如糧食供給証之取消——足以證明各種消費貨品在最近三年之過程內，實有顯著之增加。

在其統計上得與一九一三年之數字相較之若干消費品內，吾人且舉食糖一項以爲例証——蓋糖業製造之機械化，在戰前即已實現也。

關於糖之產量，吾人可以記起：一九一三年，爲一百三十四萬六千噸；一九二八年，爲一百二十八萬八千噸；一九三二年，爲八十二萬六千噸；一九三六年，爲二百一

十萬噸。

至於一九三七年度之產糧量，曾規定為二百六十萬噸——即第一次五年計劃內所規定應於一九三二——三三年度達到之數字。

三、農業 因本文首段所曾論及之理由，吾人實不能以現代蘇聯之農業生產，與戰前俄國之農業生產相較。

#### A 「可耕地」之增加

吾人只能以「可耕地」之面積而作比較。一九一三年之「可耕地」面積，為一一六·七百萬「」（按「」等於一萬平方公尺）；而一九三六年，則已超過一三三·七百萬「」之數字矣，換句話說，則約已增加百分之十四之面積矣。

此種增加之數字，殆皆關於種植製糖之紅蘿蔔，蘇，及棉之耕地面積；至穀類耕地之面積。則與戰前無何差異。

#### B 農業之集體化

蘇維埃制度推行二十年後之今日，蘇聯「農地集體化」之運動，在實際上已告成功。自一九三六年起，其「可耕地」百分之九八，二，均已隸屬於「哥爾魯茲」(Kolkhoz) 及「索夫各茲」(Sovkhoz) 之二種組織。

「本質純爲社會主義」之廣大農業企業之組織：「索夫各茲」，在「五年計劃」各作者之心目中，原應爲一切農業經營之模範組織。

在「索夫各茲」之組織中，是由國家直接開發土地，家養牲畜；至於「索夫各茲」組織內之各工人，只不外是簡單之「雇傭」而已。

至於「哥爾各茲」，則爲一種「合作農場」之組織，經營農業所必需土地與房屋之入息，均由國家長期讓與此類之組織，而無須償付任何之代價。一切「哥爾各茲」組織內之工人，均有分潤一部分與其工作相比例之紅利之權，同時亦有一小部分土地，作爲其個人之產業。

蘇聯政府，因「索夫各茲」組織之生產甚無成績，曾決意將該組織內之一重要部分之「可耕地」移屬於「哥爾各茲」組織之內。

在一九三六年及本年之最初數月中，由「索夫各茲」內移屬於「哥爾各茲」之土地，已近二千二百萬「」。。

在今日而論，蘇聯「農地集體化」運動，在「哥爾各茲」主要組織之形式下，已可視爲一種已經完全成就之事業矣。

### C 農業機械化

蘇聯農業之機械化，曾有不可否認之進步，尤其在此最近數年之過程內。

一九二八年間，在蘇聯農業內所曾應用之「牽引機」(Tractor)其數目達二六·七〇具；迄一九三六年，則有四五〇·〇〇〇具矣。同時其新式「配合機」(Combine)之數目，亦由零而增至八五·四〇〇具，

由蘇聯本國製造之「牽引機」，以一九三六年而論，曾達一一二·〇〇〇具；同年製造之「配合機」亦達四三·〇〇〇具。此類新式農業機器，在戰前之俄國，可謂全不認識。

結論 根據前述種種之數字，吾人究可得若何之結論？

嚴格上說，本屬完全農業國之俄國，迄今雖仍為農業國，惟其工業實已有非常之進展。尤其在重工業方面，其進步，至覺驚人。

在此一方面，由蘇聯共和國所曾努力達到之進展，益因其須復興其為四年內戰所摧毀無餘之經濟，而尤見其重要。

蘇聯於一九三四——三五——三六年間曾最有長足進步之「工業化」運動，於本年之過程中，不免畧見其緩進。惟雖畧覺緩進，然其工業上與農業上之發展，仍在積極努力中也。

(鐵台爾榜)

## 蘇聯工業的邁進

蘇維埃統計局已把在一九三七年止的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國民經濟發展的結果做個總結。這些結果，鮮明地表現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在提高勞動羣衆的幸福及文化中，在加強國防中，蘇維埃人民得到極大的成功。

第二次五年計劃整個工業生產超過百分之四，重工業及食品工業超過了百分之十及百分之八。雖則有些工業部門例如電燈、木材、銅等受到託匪及布哈林等破壞者之特別破壞，不能完成其五年計劃，可是總的方面，這個光榮的成績，終於達到了。

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年間蘇聯每年工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三十。在歐洲，蘇聯已佔了第一位，在世界她只次於美國，佔了第二位。在一九三七年，工業生產物達到佔蘇聯整個生產百分之七十七·四。

農業之驚人進展——在這一時期中，農業生產總額亦有驚人的發展，這種與產業並駕齊驅的情形是使人更加注意的。在一九三七年穀物收穫差不多七十萬萬蒲特，超過計劃百分之八·八。棉花在這個時間的完成，超過了百分之二十五·三。牲畜在過去五年

中，集體農耕的大牲畜增加至二倍以上，其他牲畜增加更多。在國營農場中，牲畜的發展表示極大的進步：大牲畜的增加從一九二八年之一八〇・〇〇〇頭增至一九三六年之五・〇一四・〇〇〇頭，羊從七四七・〇〇〇增至一〇・六九〇・〇〇〇頭。

這種數字明白地証實了列寧斯達林黨的總路線之正確性。這種偉大的成功，只有黨能夠克復托匪布哈林派及其他法西斯代理人瘋狂的反對，強毅地一致地繼續以最新技術來裝備工業和農業才有可能。

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中，蘇聯投資了差不多一千七百萬盧布於國民經濟。在這時期中不僅建設了論千工廠和機器製造廠，包括那些大工廠，如斯維爾水電廠（Svir）伏洛希羅夫格勒機關車廠，亞佐夫鋼鐵場（Azovsteel Plant）謝士達風尼（Zestafani）鑄鐵製造廠，在這個時期間建立了五八一九個機器及拖拉機站，使整個集體農場的耕地均幾乎完全使用新式機器去耕種。

幹部的發展——在這時期間，蘇維埃政權訓練了使用這新式大宗技術所必需的幹部。在一九二八年，蘇聯的大工業有着九二、〇〇〇工程師和技術家，一九三七年這數目增加了五七八、〇〇〇。在一九三六年末大工業全體工人有三分之二已完成或達到技術階級。在農業，單單是過去的三年中，就已經訓練了駕駛拖拉機兩用機和貨車的車夫。這

些幹部——社會主義所培養出來的新國民，——在史達林兩次五年計劃時期中給蘇聯造成了最有價值的資本。因為他們能夠熟練地使用最新式的技術，就能夠把勞動生產力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國民收入依照勞動生產力的增長而增長。這種增長直接就加強了蘇維埃國家的力量並改良了民衆的物質和文化的的生活狀況。許多事實像零售商比過去五年多至三倍以上，豬肉的消費增加了六、四倍，牛油增加了二、六倍，白麵包四倍，都充分明白地表明這一點。

學校及學院的學生之大增加，蘇聯人民的一切語言報紙銷數的增加，出版書籍的增加，新戲院及電影院之建築，文學及藝術之前空發展，這一切證明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政治的經濟的及文化的主要任務是已完成了的。在蘇維埃的領土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是主要地已完成了。生產工具及手段的社會主義佔有已完全統治了蘇聯，社會主義已成爲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這就是成績，這就是蘇維埃國土在建築其將來的基礎，在做出它更進一步的發展的計劃之基礎。

社會主義經濟的迅速進步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是損害的完全補償。這種損害，是蘇聯人民的敵人，在各個國民經濟部門做出來的。我們必須除去破壞者所造成的不均衡，

工業各部門間工業與住宅建設間等等。我們必須恢復被破壞者所搗亂和破壞的許多生產手段。在揭穿布哈林托斯基匪徒及其他法西斯代理人的假面具，並使他們無法進行破壞的進程中完全表明，在某些國民經濟部門中現在所經驗的困難都是有組織的破壞的結果。

以緊張步調前進——這就是爲什麼一九三八年計劃，準備使用比一九三七年實際所開工的許多新基本企業增加一倍半，特別是要求電力站、火車、機器工器之建設，輕工業及其他部門之加緊發展，這些發展是被破壞者蓄意阻礙的。一九三八年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是對蘇聯基本企業的資本補償之投資的增長。這些投資的數目爲十五萬萬盧布，機器及企業單位將保持着那種可使論百萬工人能够獲得斯泰漢諾夫勞動力的指數的條件。依照計劃，一九三八年蘇聯工業產額將超過一九三七年，達一百五十萬萬盧布，貿易與工資均將增加，而民衆生活標準將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斯泰漢諾夫運動，突擊工人，及社會主義競賽，現在以新的力量在發展着，將保障一九三八年勞動生產力發展之完成，這是完成總計劃最重要的條件。（格羅斯曼）



## 蘇聯集體農場五年來的發展

五年前全聯邦集體農場突擊隊工作人員首次在莫斯科召集代表大會，那時一部份農民仍抱着動搖的態度，有些雖加入了集體農場，心裡可仍有點不願意，有些則老實等着風色，富農看準了這種情形，便不但瘋狂地進行反集體農場的宣傳，甚至攢到內部去進行破壞工作，攪亂勞動紀律，糟塌集體產業，但世界任何勢力都不能打破社會主義國家的這份新的力量，無論他們怎樣搗亂，集體農場仍舊迅速地成長，原始的耕犁和鐮刀漸被曳引機，收穫機，打穀機等代替，進步的集體化組織者漸漸出人頭地，新式農業技術經驗漸漸取得。

五年以前在那次代表大會裡聚集了許多集體農村的新人物，他們告訴全國怎樣在建設新的生活，建設農村的社會主義基礎，他們擁有廣大無垠，沒有界埂的集體土地，有大隊的曳引機去加以耕耘，有建築新式牧場的一切設備，他們預見着滿地金黃的粟子，肥硬的牲畜，他們不怕任何困難，因他們曉得自己的前途。

卡昂諾維支在他的報告裡，表達過這些人的情緒，他說：「我們自然有許多困難，

但這些困難的性質是完全兩樣的，我們的困難是在偉大的新事物底成長和建設方面，每一農民在翻建一所新屋的時候，必明白他的建造新屋，並非因為他破了產，而是因為他在開始走上繁榮的路，他造屋的時候，一定有許多困難，有時也許要賣掉一條牛去買建築材料，買蓋屋頂的鉛皮，但是他知道他會得着一所真的房子，與前不同的新房子，而我們呢，我們現在建築的不僅是一所農舍，而是整個社會主義的大廈，我們的農民有着現在的快樂和將來的光明，正爲了這個原故。

五年過去了，我們的集體農民已經建成了一所驚人的大廈，一所集體化的宮殿，國家已派了曳引機三十六萬多輛，聯合機十萬多架，別的新式機器幾十萬架到集體農村去工作，集體農場已成了偉大的社會主義農場，農民的貧困絕跡了，集體農民已忘記了個人的農業，幾百萬農民的文化水準已提高了許多，變成了工程師，機師，聯合機司機，曳引機司機，教師，建設者。文盲在農村裡已被掃盡，整批的農民在學校裏，讀書班裡研究着，閱讀着成千萬的報紙，雜誌和書籍，集體農場上在建起許多華美的公共建築物，俱樂部，讀書室，體育場，戲院，文化公園等。

五年前的代表大會是史丹林親自指導的，他說：

「要進一步的推動集體農場運動，發展集體農場建設到最高峯，究竟應該怎樣做呢？」

「第一、集體農場，必須切實擁有可耕的土地，供他們永遠使用，這你們已經得到了，最好的土地已經分配給了集體農場，切實隸屬於它們，從此集體農民可以儘量發展和改進土地的生產力，不怕將來會被奪去分給別人。」

「第二、集體農民必須有曳引機和機器使用，這你們也有了，人人皆知我們的曳引機和其他農業機器廠，正在努力工作，主要是爲了使集體農場有一切現代工具。」

「最後、必須有一個政府，它能够儘量地以人力和財力援助集體農民，而不准仇敵階級的殘餘，破壞集體農場，你們是不是有這樣一個政府呢？有的，它就是工農蘇埃政府。」

史丹林更把一個基本任務授與集體農民：「誠實地工作，按照工作實量分配集體農場收入，小心照顧曳引機和機器。」

集體農民正在執行着這一任務，集體農場制度已造就了成千成萬的斯達罕諾夫份子和突擊人員，他們造成了優越的社會主義勞動榜樣，二千五百多位農業工作人員已經得到了政府所授的勳章，斯達林又曾提出使一切集體農場布爾雪維克化，使集體農人富有的任務，授給集體農民，這一任務集體農民也在完成着，一九三七年的穀類收穫是七十萬蒲德，比帝俄時代最大的半年，一九一三年所收還超過一百七十萬萬盧布，在過

去的五年內，集體農場的收入一共增加了四倍。

斯達林曾說過婦女是集體農場的一份偉大勢力，婦女們已到底打破她們的依賴性，她們的不平等地位，發展成爲集體農場建設的真正偉大勢力了，出類拔萃的女斯達空諾夫份子，曳引機司機，聯合機司機已證明蘇聯婦女，被集體化澈底解放之後，能够做什麼事情，獲得政府勳章的集體農民裏面，有七百位是女子。

最驚人的是集體農民已把集體農場比從前的個人田地看得更重，但這其實是不足怪的，因爲個人農業至多祇能使大多數農民勉強維持貧困的生活，而集體農業則使他們個個富裕，個個得到自由文化的繁榮生活，前途更加不可限量，農民們因極端感謝集體農業制度，已經造成了新的諺語，來誇讚現在的生活。

「農民新聞」每天平均收到一千封來信，表白集體農民的快樂，許多信內並提到某些農場應改良的事情，他們對於自己場上的缺點表示不滿，嚴厲批評工作不真的農場主任等，現在已不再看見農民對於集體農場紀律被破壞，法規被違犯，而不聞不問的情形，他們要求一切都做得合時如法，要求自己的農場成爲本省或本區最好的一個，有時來信僅僅爲了表白自己的安樂愉快，這種信裡提到自己農場，都表現非常地熱烈和熱愛，例如奧卓尼基茲區域的無產階級集體農場農民伊納登柯來信說：

「我們一家現在過着安樂富裕的生活，屋子裡十分潔淨，人們常來我家共同討論斯達林憲法，我每讀到斯達林的話的時候，必想到我們的同志是如何把我們的生活原則表達在他的金訓裏面，我看見我的家園和村莊，就要感覺這偉大的人物如何把一切東西供給了我們，我想起我們的生活已變得如何偉大美麗，常常覺得奇怪，勞動的人們真的已爬上世界的高峯了。」

一位集體農場主席雷德金的信上，敘述他被派讀書去了，但他十分愛他的農場，真捨不得離開，這位不久前還是文盲的人，描寫他的農場說：

「自然，森林，空氣，金黃的田地，這一切都是我的，都是我的祖國，我們眼睛所能望到的地方全都屬於我們，在這無盡的集體農場土地上走着，我自己作爲這一切的主人的感覺，使我心裡感着無限的愉快。」

「我愛土壤，土壤也愛我，我們集體農民凡計劃要做什麼，我們就去做，在這自由的集體農場土地上工作，人們是多麼快樂啊！」

我現在是土地的主人了，謝謝斯達林同志，謝謝我們的黨，謝謝蘇維埃政權，祖國的光榮萬歲！」

現在的集體農民的情緒正是這樣的，正是這樣，集體農業成了每一個蘇維埃農民生



2 018 4884 9

活中的具體部份。

「我是我的命運，我的土地，我的集體農場的真正主人」。

這是每一個生活肯定的蘇維埃農民的話。

集體農場已經長成強大了，三年前在二屆集體農場突擊隊員代表大會通過的農業組合法，綜合之最優秀最進步的集體農場的經驗，成了集體農業生活的基本法規，這個法規把土地無價地永遠撥歸集體農場使用，促進了社會主義在農村的發展，正是斯達林憲法所公佈的農民工作權之切實實現。